

互助叢書

第七冊

文

藝

之

六



互助叢書

第七冊

中華民國二十年
初版

文

藝

之一

一

國民革命軍友互助社
總社
印行

互助叢書

文藝之一目次

互助之花

編劇趙毅

衝突(獨幕劇)

范孔佳

到軍中去

盧澤民

弱者

蔡玉彬

殘臘輓歌

蔡玉彬

追思資內戰陣亡學友

陳玉勛

春夜的憂鬱

蔡玉彬

目

次

1

哀長沙

哀淫雨

三和場野習之唱和詩

宿自流井

前線的歌聲

呈獻戰士

『團結起來』吧

實現我們勝利的光榮

操場上的火盆

玫瑰花已開了

裕昆羅贊

裕昆羅贊

萬成禾子

蘇里虛生

劉棟文

C.S.T.C.

李光純

趙毅

趙毅

奴隸們的祭歌

總理靈前

燈蛾

大地之再生

往事

猛憶起

行軍道上

五月裡底榴火

春天

環境

篇

李玉仁

銃夫

潘先之

白霞

維烈

銳夫

魯頓

魯頓

鄧庶明

B島的回憶

我曾想

剏造之歌

雁江濱

暴風雨

記夢

回憶

風雨之夕

哀泣

夜雨

曼斐之父

前名

梁杏村

子慎

王祖梁

圓潔

魯頓

文韜

鄧達夫

胡人壽

互助叢書

文藝之一

互助之花

第一幕 感化

時間：現代

地點：成都

登場人物：

李誠忠 學友互助社社員

周勉 誠忠同學

主席 學友互助社職員

編劇 趙毅

委 員 學友互助社職員約五六人

雜 役 總社僱用者

佈景：學友互助社的禮堂，其中懸中山像，凡黨國旗社旗，萬國旗，社條，祝詞，等等：均整然有序。正中設餐棹一張，兩邊有几凳。

（幕開時，各男女委員，均着整齊的武裝，在禮堂中，無次序坐着，或立着，或看書報，準備開會，只待時間了，停一會兒。

周勉着全武裝，由右邊走向禮堂去；李誠忠服裝不整的由對面走來。

李：喂，老周！那裏去？

周：（點頭）我到社裏看會議；你那裏去來？

李：我剛才在那頭，遇倒兩個油氣，很漂亮！我向他咳了一聲嗽，他們恨我一眼，我跟倒他們走了兩條街，又遇倒兩個穿西裝，騎洋馬的公爺，他兩個就向他們一笑！隨後就漫漫的一路走起來了。那時，我只想碰倒幾個朋友，把他們一吓

打來喫起！

周：你何必幹那這些無味的事？

李：（不願周的話繼續着很憤然的說）唉！假如我帶有手槍，倒不得白白的讓他們一雙一對的走了，可是今天我算十二萬分的忍氣了！

周：你的含養真好（？）哈……哈……

李：氣真氣人，幸好後來遇見老魏，約我在冰妹那裏，打了幾圈牌。

周：冰妹是甚麼地方？（奇異狀）

李：唉呀，還不是油氣地方！

周：你打牌如何？

李：錢是輸了，但總得着烟飯兩開才走的。老魏還約我，今晚在昌宜看電影，又好吊膀子，你去不去？

周：何不找點正事來做？

李：那裏有什麼正事？

周：社裏要開會了，你何不去看看？

李：（望禮堂）就這裏嗎？呵都是同學，（周李同入禮堂委員均起立招呼，李惟奇異底探望一切，時鐘打了三吓）。

主席：（搖鈴）開會了！（委員等依次就位，周拉李坐於近傍）。

委員甲：（司儀）全體肅立，向黨國旗社旗及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恭讀總理遺囑，恭讀本社社條：（這種嚴肅鄭重的氣象，將李誠忠之邪念，及浪漫之心，一齊趕去了，他自覺慚愧的樣子，十足的表現他受良心的譴責了）主席報告開會理由。

主席：今天開會理由，有三種：第一，就是本社成立的動機，還有許多不明瞭，須得議個辦法來解決；第二，現在局時很嚴重，我們須得商議個辦法，要把學友們的力量，集中起來；第三，是有許多社員，習於浪漫，昏天倒地，糊糊塗塗

，一點不在學行上努力，每天只在打牌，吃酒，嫖娼，吊膀子，燒鴉片，並且服裝不整；漫漫底他自己會成個惡人，只有犯罪而死！本社就存留些壞份子，這種人能担负本軍的使命嗎？所以要商議個辦法來救濟。這三條也就是今天討論的事項，請各委員發表意見！

（李誠忠自愧的心增高了程度，謹端端的坐着，把服裝扣好，理整齊，

委員乙：主席！本社成立的動機，是要改善學友質量，藉以剷除惡習，要化各小團體，而成立一個大團體，這樣才能堅實起來，實行革命，才能打倒一切，此種要旨，據本席意見，須要努力宣傳，使社員切實明瞭，

委員丙：（口叱）主……席本……席極……端……贊成！

（主席提出表決通過，並提出第二項）

委員丁：主席！近來時局很嚴重，大概幾天內，就有戰事發生，這正是社員努力的時機，我們除把「和愛團結」向前奮鬥的意旨，貫輸到各社員的腦裏而外，

還要把失職的，落伍的，或是請假回去的，都一齊收來，集中待命。

委員丙：主席！本席極端贊成！

（主席提出表決通過，並提出第三項）

委員戊：主席！這種浪漫的社員，簡直不是人了！不但本社不該容留，就是社會上也是要驅除的。我們應該切實清查，凡是燒煙，打牌，酗酒，嫖娼，吊膀子，這一類人，完全都要開除學籍，呈請主席，永不錄用，並給以嚴重的罪！（李識忠惶恐極了顯出不安樣子）

委員丙：主席！本席極端贊成！（李識忠惶恐狀）

周：（起立）主席！我不是職員，邀求發表點意見，允許我嗎？

主席：可以！（很謙恭的）

周：主席！各委員！許多社員，流於不良的習慣，自然沒有好處，但是他們公餘之下，並無正當的娛樂，當然容易染上這些打牌，嫖娼，種種嗜好。所以要免除

這個毛病，只有設備些娛樂的器具，如足球，手球，乒乓球，以及風琴，鋼琴，留音，軍棋，種種……這樣，或可使浪漫的人減少。如果清查出來，就掃除重辦，恐怕大多數人，都犯有一二種的嗜好，清查實不易，懲辦更艱難，只有努力勤勉，實行感化好了！（李識忠連連點頭）

委員丙：本席極端贊成！

（主席提出表決通過）

（李識忠如獲大敵一樣感謝周不已）

主席：現在討論事項已經完結。（雜役散傳單刊物）

委員甲：唱國民革命歌（全唱）

——幕下——

第二幕 奮鬥

時間：約隔一週後

地點：李識忠的家裏

登場人物：

李識忠

夢 霞 識忠之妻貌美

李 母 識忠之母

周 勉

陳繼明 識忠的同學

錦 兒 識忠之子 (不出場)

雜 役

佈景：

東西有門，間居室兼客室的設備，几檯楚楚，床被整然，壁上掛有字畫。
(幕開時，識忠坐在小圓桌右邊。專心看書；夢霞坐在左邊，削水果。)

夢：你這一週來，都難得上街了，真是浪子回頭一片寶！媽媽說你好，朋友也說你好，（李不顧仍於專心底看書）我希望你：一年四季都是這一樣好！

李：（換第二本書）當然不能再昏了！現在是甚麼時代，一個青年豈有不做點事業嗎？

夢：你以後要做點甚麼事業？

李：（拿書尙未看，向夢霞堅決的說）我是個軍人，應當盡我當軍人的責任，如果有機會喊我去打倒軍閥，及一切反革命的時候，我決定抱倒犧牲的精神拚命去幹。

（周勉自右門上，李殷勤的招待，夢以水果一盤送上）

夢：走熱了，請用點水果！

周：謝謝，我時常都來打攪。

夢：幸虧周大哥常來，不然識忠還在家裏看書嗎？以前他從早出街，至少三更才回

來，時常還不回來，那裏一響動，把我駭得……

李：哎呀！（自悔狀）以前我交些甚麼朋友？！呵！

周：現在很好了，只要知過能改，比那未犯過的，還要高明點。

李：（向周）你聽得甚麼消息沒有？

周：聽說前方已經開火了，本軍已經動員，大半社裏要來命令，喊你到前方工作了。

李：呵！有這種機會嗎？我正希望呢！

周：大半命令馬上就到。聽說就在後面教場壩集合，你這裏聽得着號音，我特來通

知你，好早些準備，（立起）別處我還有事，要準備一切，請了！（仍由右門下）

李：（向夢）你快把我換洗衣裳包好！

夢：你真的要去嗎？（慘問）

李：當然！這正是我久盼的日子，我很願去做點事業，補我以前的過，你快替我準

備一切！

夢：（愁慘的想一會）我向媽媽說去！（埋頭代愁由左門下；陳繼明由右門倉促的上）

陳：喂！十八子！快走！快走！

李：什麼？

陳：荷花池邊邊上，油氣重得很，至少要吊幾個，隨便都要打來喫起！安逸呵！走

！走！走！

李：陳兄，請坐！這一週來，我都難得上街了，你知道嗎？

陳：繃什麼正相，吃屎的狗，還不是要吃屎！

李：呵，好朋友！請聽我勸：以前的事，不是我們該幹的，我們青年正好做一番事

業，昏一陣，沒得下梢頭的，現在我都極力改悔了！

陳：是不是呵（？）

李：你要明瞭：現在是甚麼時代？國家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人民受軍閥的蹂躪，中

國快要亡了！我們以後，還敢市洋婆子的膀子嗎？說到自己，身受軍長苦心的陶融，時常告戒我們的甚麼話？我們是人嗎？難道沒得一點心，再昏一陣，怎了呢？

陳：還不是你約我的！

李：我這不是受別人的傳染，但是以前，因為公餘之暇，無事消遣，不得不受他們的包圍，使我墮落，現在都好了。

陳：怎麼？

李：現在組織了個學友互助社。

陳：曉得是甚麼一回事？

李：你還不知嗎！他的宗旨：是團結精神，砥礪道德，研究學術，聯絡感情，種種……並且設備許多遊藝品，如像足球，乒乓球，風琴，笛子，簫……

陳：設備這些做什麼？

李：就是免得我們流於不正的消遣，如像我們在公園彈子房打彈子：耍了一天，該混得住？

陳：早晚得有這些，我也不得亂鬧了！

李：豈只這些，還有許多書例！（取書給陳）你看！這是社的簡章。（陳越看越起勁，連連點頭）

聲音：李社員收信！（總社雜役上，李接信折閱，雜役退，陳同觀）

李：（欣喜狀）現在好了，機會到了，社裏拿命令來，喊我去報到就要赴前方。（喊夢霞）

陳：我能去麼？

李：可以的，我們一路好嗎？

陳：那我準備去。

李：你準備好了，就在後面教場等我。（陳由右門下，夢由左門攜一包袱上）

夢：真的要去嗎？

李：當然！

夢：媽媽還要向你說話，（李母由左門上）

母：識忠！你要到那裏去，怎麼這樣忙？

李：總社來命令，叫我到前線去，現在時間要到了，所以忙着要走。

母：到前線去嗎？哎呀！我昨天，就聽倒隔壁胡家狗兒說：打仗多怕人，砲火又凶，又隔得近，識忠！我守寡，就守你一個人呵！（李母愁形於色，夢更愁，淚

幾下。（后台預備起號音）

李：呵吹預備號了，母親請沒担心，我是要回來的，打仗雖凶，但我知道小心。

夢：打仗那麼凶，你不該不去？

李：那有不去的道理，身為軍人，當然是打仗的。況且是為人民作戰呀！（向夢索包袱，夢不忍給與）

夢（欲哭）你……不……去……還不是可以的！（李不顧，奪包袱在手，夢一手拉着李，一手扶李肩頭，靠李耳畔，啜泣）

李：夢霞，你不要這樣阻止我，我已經痛恨軍閥的毒惡，我也知道人民的痛苦，我早就定下打倒軍閥，解除人民痛苦的志願。今天機會到了，快讓我去，努力這種革命工作，這是我們青年的偉大而光榮事業，你就是怎樣的阻止我，我誓死要向你奮鬥的，時間快要到了，你丟手罷！

夢：識忠！你好容易才收了心，天天在家裏陪我，今天忽然又要出去打仗，那麼怕人！設若有點風吹草動，我終身又靠誰呢？……（哭）

母：識忠！你怎麼不會想？家裏安安逸逸的坐着，都不好。爲何要到火線上，受那種危險？

李：（想一會似爲所動，但忽憤然說）母親，我想過了，處在這重重壓迫，層層剝削，和貪官，污吏，劣紳，土豪，逐處都在喫人的現在，我縱不出門，又有甚麼

幸福可享？今天我遇着了這偉大而光榮的工作，豈有不努力去做嗎？夢霞讓我去罷！（推開夢，夢哭）

夢：識忠！我的生命，我的靈魂，我的一切，都是交給你的了！你恣心使我……孤燈寒衾的……朝暮想念麼？識忠！我的心……早就爲你振動不堪了！現在……又……

李：夢霞！我倆的愛情，固然值得流連，但是軍閥鐵蹄下的愛情，總是要遭蹂躪的！夢霞，你讓我出去，等事業成功後，我們的愛情，也就鞏固了，現在時間不待了，（舉目上）母親，呆真！（轉向夢）夢霞！你好生服侍母親！（淚眼由右
下）

夢：（柔媚向凄慘的疾呼）識忠！識忠！（李轉）

夢：媽媽還要向你說話。

李：母親，請沒担心，兒不久就要回來的。

母：識忠！我家裏就靠你一個人，你不去嗎也好……唉！……

李：母親，請沒焦心，兒去不久，就要回來的；夢霞，你好生侍候母親！（轉身欲去）

夢：識忠！你走了，家裏就沒一個男的了！曉得好久才回來，況且砲火……又凶……你……不……如……不……去……（顫抖着悲慘的說）

李：夢霞！時間不早了，我心忙亂得很，請你看看母親！（毅然決然竟去）

夢：識忠！識忠！（慘叫）

李：（轉）有甚麼話快些說，時間緊急得很！

夢：識忠！錦兒還在幼稚園裏，你都不去看他一下嗎？你太忍得心咯！

李：我要回來的！（后台集合號起，話未畢，遂跑去）

夢：識忠！識忠！（進到右門邊，伏壁而泣；母親擺頭歎息后，沉默。舞台靜靜的）

——幕徐徐下——

第三幕 犧牲

時間：約隔三日

地點：戰場

登場人物：

李誠忠

高司令官 敵人乃一軍閥

高副官 敵人

弁兵 敵人

傳令兵三 敵人

人民 跛足駝背各一 農人一

佈景：野外

(幕開后，高司令官，率高副官，及弁兵上，司令官，用望遠鏡瞭望，并作指

示地形狀，副官繪圖，弁兵東西張望，后台槍砲聲，殺聲，前進聲起，傳令兵
上）

傳：報告司令官：右翼已與敵人接觸，敵人兵力甚少，但很勇敢，他們呼些甚麼
「和愛團結向前奮鬥」，高支隊長，怕抵不住，請司令官速派增援，完結！

司：（驚）你回去向支隊長說：拚命抵抗，不得退却！（傳令兵下）

司：（向弁兵）這裏斷絕交通，不許普通人通過！（一跛子向右邊上；一駝子向左邊
上）

弁甲：（向跛）不准通過！

弁乙：（向駝）不准通過！

跛：先生：我就在前面那個房子坐，讓我回去！（哀懇）

弁甲：司令官命令！不許通過！管得你在那裏坐！

駝：先生：我就到對面幾十步房子裏，請讓我過去！

弁乙：不准！不准！司令官的命令！

跛：看都看得見的地點，請先生做好事，讓我們回去！

駝：先生，做好事嘛！

弁甲：快走！快走！（取出手槍威嚇）

弁乙：不要多說！不看你是個殘廢人，都拉來措子彈了！

跛：（向駝）駝哥：過不倒了，請你到我家去，報一聲信，我就住在你家了，也幫你

報信？（跛駝下。停一會兒，一農人上）

弁乙：你往那裏去？

農：先生，我是好人！我回那邊家裏去！

弁乙：正好！你來替我措子彈！

農人：先生，做個好事，我家裏還有老母，女人，娃娃……等倒我拿錢回家才好喫

飯呢！

弁乙：不管！不管！在那邊等着！（強迫農人在一邊候着）

農人：先生，做好事嘛！（在包裏摸錢）

弁乙：摸甚麼？

農：（給錢與弁乙）先生做個好事！

弁乙：（接錢看賺少狀）不行！

農：（傾囊）先生做做好事！

弁乙：（暗將錢接下）快滾！快滾！（農愁慘的下，砲聲漸漸稀疏；識忠右手提甕，

左手提壺，裝成做小生意的模樣，將出，見狀，退入）

弁乙：那個？

李聲：我！

弁乙：口令？

李：炒米糖開水！（大膽的上）

李乙：拿過來！

弁：是！（藉此到司令官身旁）

弁乙：倒碗開水與我喫！

李：是！（倒水給弁，立起時，藉便偷看副官所繪之圖。）

弁乙：再給我倒碗！（李因偷看未竣未聞此言。）

弁乙：媽的！（打李一耳巴。）

李：我並沒有做甚麼，先生！

弁：喊你再倒碗，你在裝瘋！

李：呵，是！（低姿倒茶時，忽注意司令官向傳令兵說話。）

司：呵，前方在退了，傳令兵！

傳：到！

司：速向高支隊長說：再撐持三十分鐘，向左翼小道退却，（李注意聽話，未顧倒

茶，而杯已過滿，撒了一地。）

弁乙：媽的！你聽甚麼？是偵探嗎？

弁丙：盤問吓！

司：什麼？什麼？

弁乙：報告司令官：他在那裏，就一伸一縮的，我喊他倒開水，他先偷看副官的圖，又喊他再倒一杯，他又聽司令官談話，杯子滿了，他都不覺意，像是偵探！

司：（細察李）你不像做小生意的，你姓甚麼？

李：自小我爸爸喊我叫老三。

司：那裏人？

李：本地人！

司：（驚意）怎麼腔口不合？

李：報告司令官，部下住省的時間多。

司：哼！什麼部下！這可見你是軍人了，檢查！（弁兵搜查週身將錢摸去）

李：報告司令官，我學他們公事人說的！

弁：（檢查畢）報告司令官，週身沒有甚麼，只有一根褲腰帶，是腰皮帶。

司：哈哈！這更證實了！（另一傳令兵上）

傳：報告司令官，右翼支隊已經慢慢在退了。（轉見李）

傳：（細察後）呵，原來是李排長！你怎麼這樣打拌？一週前，我在省上，不是見着

你穿軍服嗎？

司：你認得他嗎？

傳：報告司令官：我在他那裏當過兵，因為軍風紀很嚴，我才跑在司令官這裏來的。

司：（向李）你還有甚麼辯的？當然是偵探無疑了；但是不要緊做事處處都一樣，我還是想用你，只要把你們這次作戰的計劃，及一切佈置，多少說些，我馬上就

委你當連長！

李：我不知道！（搖頭說）

司：你若不說，我就要殺人！

李：要殺請殺！

司：還要逗氣，我殺幾十個人，也不算一回事，殺你一個人，當然是容易的，你快說出來！

李：我莫有說的，我就是曉得，我也不能說，要殺請殺！

司：哼！你還不明白嗎？與我捆起！（弁兵動手）

弁：說嘛！司令官脾氣不好！

李：有甚說的，殺我就是！

司：你這年青人，真不會想，白白的丟一條命，又爲什麼呢？

李：爲什麼！我爲人民！要想打倒你這些軍閥，我就是死了也很光榮！

司：哼哼！光榮嗎？你再想想家裏，想來有老父，老母，弱妻，幼子，你死後，他們哀哭的樣子；你若果說了，榮陞錦旋，豈不好嗎？

李：家庭算得什麼？假若你們濫軍不打倒，有家庭又有甚麼幸福！哼！（怒視司）

司：你真的不聽好說嗎？把衣服脫了！（弁兵動手）

弁：說嘛！何苦拿命來逗硬？

李：有甚說的，要殺就殺！

司：你的嘴還在硬，究竟你的長官，拿了好多錢與你？

李：我的長官，雖然沒有拿好多錢與我，却是因為他沒有刮削人民的錢，你們刮削

得多，當然多！

司：你究竟好大個官，就這樣忠心？

李：我的官雖然小，是我應分，你的官大，做些事污七八糟，還不如我問得過良心！

司：你這年青人，真不會想，二十幾塊錢一個月，你就把命來葬送嗎？

李：我寧肯葬送我個人的生命，不能替你這萬惡軍閥，助紂爲虐的屠害民衆！你要殺快殺，休想我說一句出來！

司：你一點不說，於你有什么利益，你媽的怎麼如此傻！

李：高司令官！你不要妄想！現在我已經被你識破了，刀下肉，籠中鳥，要殺開刀，要喫開口！要我說一點，那是萬萬不能的！我今天不說，你這軍閥就會被打倒！那時國家才會統一，帝國主義沒有你們這些走狗，也會被我們打倒，革命才有出路，我這樣的死，真是光榮極了，要殺快殺！

司：媽的！甚麼叫帝國主義？甚麼叫軍閥？甚麼叫光榮？老子一概不懂！從來沒有聽倒說過！你去麻別人！

李：當然，你是不懂！你所懂的：就是怎樣壓迫人民，怎樣榨取人民的錢財，怎樣多修些洋房子，怎樣多買些好看的姨太太，你這種壞蛋！還能利用我嗎？

司：哼你這東西，才不知好歹！再限你五分鐘，想一吓前程，想一吓家庭，想一吓朋友，慢慢想過後，再來說。

李：有甚麼想的！你這個濫軍閥，殺人放火，姦淫估霸，刮削人民，縱兵殃民，擾亂社會秩序，恃武力強橫一切，既當帝國主義的走狗，又養這些走狗走卒，專做這一些事。我還能幸免嗎？要殺快殺！

司：（大怒）放屁！胆大！拿去與我槍斃！（衆弁兵擁李，李向前方高叫：「敵人退却了！學友們前進！」）后台前進聲，前進號音，砲音，嘯音，殺聲，捉劍聲，學友們前進聲：一時齊發。

司：怎麼越近了？（驚狀）

副：快退罷！（弁乙上）

弁乙：報告司令官；那個偵探槍斃了。

司：殺一個人，算什麼事，你快到前方看看！（弁乙由右邊下，砲聲，前進，聲越

近，陳繼明率兵，持槍炮，及青天白日旗，跑步擁弁乙上。

弁乙：這就是我們司令官！

羣兵：捉住！（司令官就擒，副官逃）

兵：殺了！

陳：拉回去交官長處辦。

羣兵：拉起走！

——幕下——

衝突（獨幕劇）

范孔佳

劇中人

（男）胡此君年二十A君排長

（女）曾敏若年二十一S小學女教師

北風緊緊吹

蘆花起舞飛

郎去從軍行

行行幾時歸



郎身着戎衣

拔劍出門去

郎行復回首

傷心如亂絲

儂淚如春雨、

含涕牽郎衣

風騷日黯黯

悲哉不忍離

（碧天無際，江水東流，蘆葦深處，隱約傳來一陣訶聲，似斷似續，纏綿悱惻。江畔小學門前一對青年男女（即胡與曾）悵惘佇立，男着武裝面色惶惶，似有隱憂，女普通女學生裝束，鬢髮蓬蓬，身體瘦削，似在病中）

胡 聽啊！這是何處來的訶聲！

曾 大概是傷別吧

胡 真是如泣如訴！（傾聽）

曾
.....
(傾聽)

詞聲續起

郎去隨流水

儂獨守空幃

紅妝楚雨濕

鸞鏡影孤棲



鸞鏡影孤棲

瘦損舊腰圍

相思繫兩地

阿郎生死不可期

胡
好悲抑呀！

曾 (長嘆)

胡 (默然良久攜曾手並坐草地欲言而止)

曾 你要說什麼嗎？說吧！

胡 我……我……我明天要開走了！

(緊握曾手悲泣)

曾 這樣快嗎？(警惕)你去吧！(立刻鎮靜繼以苦笑)

胡 前方火線已經接觸了，我們得了司令部的命令明日午前六時，便要動身的。赴前方增援，聽說敵人異常殘暴，殺人放火，無所不至，並且掠奪民衆的財產很多，軍餉十分充足，此去怕——怕很危險，其實危險到值不得什麼恐怖，不過……不過……敏我怎能把她拋棄了，捨你而去呢？並且，並且她又病中……

曾 固然我們是不能離開的：但是時代是如何嚴重啊！民衆是如何痛苦啊！中

國頻年內戰，致使民不聊生，都是由這般吃，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此是軍閥們造成的。你們是革命軍人，你們是人無厭有民衆的。使命去解除他們的。你去吧！快去剷除這些吃人無厭的軍閥，救出水深火熱的民衆痛苦的！好兄弟！你去吧！省的幾千萬民衆是在期待著你們呀！你不要爲戀愛就把革命忘了！真潔的戀愛，是和革命齊頭並進的，是獎勵革命的，根本上有什麼衝突！你去吧！我唱謠來壯你的行：

（曾唱，胡吹洞簫，依韻和之，）

慨自辛亥還

我國號共和

蒼生任塗炭

民族久沉疴



強鄰睨睥視

內戰頻年多

軍閥自爲雄

十室九空喚奈何

橫征復暴斂

士劣依以豪

嘆我黎庶苦

仰天惟長嘆

既儲斗囑

饑饉又連遭

盎中無禍屠遺

環視田壤無青苗

(歌聲漸高)

聞有革命軍

武力自民衆

多少壯男兒

爭先入伍惟恐後

誓願滿將一己血

洒向疆場爭自由

愛人呀：去罷！

把內閣統！



把河山收服

漫步入象牙之宮

（詞聲終止，曾退，胡沿河急走，異常興奮，遙望一枝帆船直登彼岸，好像，預示坐將來的成功）

十九，十一，十五，寫於燈下。

到軍中去

盧澤民

時代 近世

地址 某處

情劇 一個青年，感觸現社會的痛苦，決志到軍中去從事革命工作，而他的情人
子，又能犧牲兒女之私，完成他的志願。

登場人物

老叟 文景初

叟妻 朱 氏

叟子 俊 民

土豪 周霸先（六王爺）

團丁 徐占春

叟姊丈陳德秀

叟姊文氏

陳女鏡子(么姑娘)

陳僕老王

第一幕 佈景

貧農的堂屋，朱在屋的一隅，手搖車紡棉。

朱 唉！(作愁苦狀)天又很久，不落雨了，唉！

叟入場

朱 你今天去趕場，買米回來沒有？

叟 米到沒有買得有，祇得了幾張地畝捐的票子回來。

朱 什麼叫着地畝捐？我們不是才上糧嗎？

叟 凡是地方，都要估着糧煙，每種一畝，出捐洋伍元，就叫着地畝捐。

朱、那怎樣使得！鴉片煙是害人的東西，禁都禁止不住，還估着人種得嗎？若是

大衆的地方齊來種，那糧食又那裏會有呢？豈不要餓死人嗎？

叟 某師要買飛機來抵抗革命黨，需款甚急，那能管你人民有喫沒喫？

土豪，團丁，入場

叟 周六王爺，你貴腳踏賤地了，仙風吹到，今天怎麼親來這裏？請坐呀！

團丁 六王爺倒不坐，司令部來的委員說這次地畝捐，限今日午後繳齊，如不馬上
繳扣留過去；快拿錢出來繳呀！休得說七說八。

土豪 這次司令部來的款子，本場是一千塊錢，你有三畝田會應繳十五元錢。現在
的公事，真不好當，委員一到，就要立地生財，我都幾乎拿來扣留起了，不
是某班長講情，今天一定說不脫；老文！快繳，快繳來的好。

朱 六王爺！你想，天——這樣兒的乾，米——這樣兒的貴，我們家裏紅苕多沒
有吃的，還拿什麼來繳款呵！

團丁 你這個窮頭窮腦的老婆，一點人事不懂，那一個在向妳講話呵！老文！不要

東支西吾！快繳款，不然，馬上扣留過去！

叟 徐先生！請息怒罷，我們商議一吓！好麼？

叟與朱退在一側商議

團丁 六王爺！這次的款子六百塊錢，你就收一千塊，收了下來，你該多拿幾塊錢

給我吃煙吧！

土豪 是！是呵！我知道，你不要多說，那一回曾把你輕慢了昵？

叟 老娘！六王爺素來是（左顧作畏懼狀）他說的話，那個敢說半個不字，現在他又當着公事；我想，將妳的首飾，和床上的被蓋——被單一齊拿去富了，或者免掉這場禍事。

團丁 朱 當首飾，那到無用，不要緊；當被蓋，冷起來了，那裏拿錢取呢？，老文！商議好了沒有？要是沒有的話，就請到場上見委員去，不要多心唉！

不要多心。

叟夫婦作可憐狀，將被蓋……………交與占春。

土豪，團丁，下場

俊民入場

俊民 父親！剛才周霸先在我們這裏來做什麼？

叟 小聲點，看他聽着，他是來估着我們出款的呀！

俊民 家裏飯都沒有吃的，又拿什麼錢來給他呢？

叟 將被蓋和你母親的首飾交給他們去了。

俊民 唉！社會，

朱 俊民！你不在學校讀書，回家來做什麼？現在你的姑父姑母是好的嗎？

俊民 是好的。

叟 俊民！你回家來，怎麼愁眉不展呢？

俊民

父親！像我們這樣兒的家庭，住的房屋，「家徒四壁」穿的衣服，「懸鵝百結」，最近連飯都吃不起，還要被人估着出款，這種社會，實在是萬惡極點！這種日子，還過得嗎？

叟

兒啊，這是命運使然，祇怪我們前世沒有修積，怪得着那一個哩？俊民！祇要你發憤讀書，將來學堂畢業以後，稍稍有點出息，那我們的家庭就會好了！俊民！你發憤讀書啊！

俊民

父親！你怎麼說是天命，凡是社會的一切，皆是我們人造成的，我們人不去做，那話就難說了。哦！父親！我不讀書了，我要到……：

朱

俊民！你要到那裏去呢？

俊民

媽！我要到廣東去投黃浦軍官學校，當兵去。

朱

哎呀！你連書都不讀想去當兵嗎？俗語說的：窮喫糧，餓當兵，當兵是多麼苦的事情，俊民！去不得，我們的家裏雖說沒錢，可是你的姑父那裏，還常

常幫助我們呀！

俊民 父親！母親！剛才你不是說嗎？我們家的飯都沒有吃的，周六王爺還要來一
噠二罵的逼我們要什麼地畝捐；總之不問他叫什麼名目，無非是軍閥們的苛
捐雜稅，我們要根本免除這些苛捐雜稅，非打倒軍閥不可。廣東的黃浦軍校
，孫中山先生在那裏以三民主義號召愛國青年，去受軍事政治訓練，以備將
來作打倒軍閥的先鋒隊，父親！母親！我再讀一陣書又怎樣呢？能够有衣服
嗎？能够把軍閥打倒嗎？這次我回家來的意思，就是爲告別啊！

叟 俊民！不要亂說，許多人都去革命，你一個人要拿着命去革，這是使不得
的。

俊民 革命自然是要犧牲，不過是有代價的犧牲。不要管我，我的心已定了！

朱 俊民這個娃娃，我原說不送他進城讀書的，你橫順聽他姑父的話，要送他去
，你看今天，才讀好久的書，性質就這樣的驕傲！父母的話都不聽了！哼！

真氣人啊！

俊民 我心定了，我去定了，要去，馬上就要去，父親，母親，別了，我去了。

俊民下場

叟朱 俊民！俊民！………

閉幕

第二幕 佈景 中產階級客室

陳 俊民這個子弟，怎麼四五個星期沒有來呢？

文 怕是他的學校在考試罷。

陳 老王！你去請妳么姑娘來，我要問她的話。

鏡子入場

陳 鏡子！你那裏有俊民的信來沒有？

鏡子 沒有！他四五星期沒信來了！

文 也許他回家裏去了！

俊民入場

陳 俊民，你怎麼許久不在我這裏來！你的姑母你的表妹望眼欲穿了！老王！與文先生打盆水來。

俊民 姑父！太操心了；這幾星期姪兒沒有來府的原因，是因為學校裏的同學和教職員先生在與我們餞行。

陳 爲什麼餞行呢？

俊民 我們學校裏面，有六七個同學，相約同到廣東，投效黃浦軍官學校，明後日就要起身。

陳 俊民，不可！你不要聽他人鼓吹；你們這些青年人，在社會上少有經驗，不知軍中痛苦；你看縣中的軍隊，平時呢，他們一天到晚都在操場上操勞不息；吃的粗茶淡飯，穿的粗布軍衣；可是一到戰時！便要把生命去犧牲，不論

俊民

落雨天晴，說走就要走，說幹就要幹，若與我們普通人比較起來，真有天淵之別；還有最痛苦的，是戰爭期間，即使你的爹媽死了，也不能請假成禮。古人說的：「父母在不遠遊」，又說：「養兒防老，積穀防飢」，俊民，你想，你若真去當兵的話，還不但不能奉養雙老，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更有何人送老的還山，豈不是大不孝嗎？俊民！放明白些，當兵的心腸，取消了罷！

姑父！你說的話，我聽清楚了。這次我們幾個同學相約同往廣東投考黃浦軍官學校，全是出於我們的自動，並不是受任何人的指使；我們去的意思，不是為升官發財而去，是為革命而去；既是我們抱定的宗旨是革命，那嗎日晒，雨淋，穿小暖，吃本飽這些小事又有什麼要緊呢？至於父母呢，固然應該昏定晨省，可是設使國都亡了！那又在那兒去奉侍父母呢？況且揚名聲顯父母，是我們中國講孝的一句古語，所以努力命革工作的人，是以革命成功為孝，以國利民福為孝，若是只知奉養父母的口體，那不過愚孝小孝罷了！

文

俊民！你說的話，太支離了！你不想想，你是五六十歲的父母的獨生子呀！並且你的姑母也祇生你表妹一人，你家縱然沒有多錢，姑父却是勉強過得，待你明年學堂畢業，同你表妹結婚已後，我們兩家便可同住一處，那是多麼幸福，你又何必一定要去冒險革命什麼命，爲什麼民衆呢？

俊民

唉！姑母！你不要這樣說，父母年老，姑父姑母年老，以及表妹的情愛，都是我所知道的；不過我們生爲一個青年，就應該爲社會服務，如果因爲個人的環境比較稍好，就不管民衆，就不去革命，那算不得新青年了。

文

（向陳）俊民的話，自然也有很多道理；可是我們年老的人，說是說不過他，只有管他命革也好，革命也好，民重也好，民輕也好。鏡子也曾進過學堂，或者她也能勸轉俊民。

陳

（向鏡子）你與表兄商量商量，勸勸他能！我們老年人，難管你倆許多呀！

陳文同下場

鏡子 俊民，剛纔的話，是真的麼？

俊民 誰說不真。

鏡子 (含淚低頭) 論埋呢，父親母親叫我勸你，論情呢，你在學堂不久就要畢業，我倆就要……本該竭力阻止你去，不過這些終是私情，怎比革命的大業；只要你到嶺南，一面努力求學，努力革命，一面仍不要忘家中的老親，那就很好的了。可是你的川資呢？

俊民 你是明白我家事的。到這兒來，本意要求姑父，豈知他竟不同意，怎好說上錢的話呢？唉！我也累你冢多了，唉唉！

鏡子 這皮篋內是七十元，并有我的像片，你拿去罷！

俊民 (接篋含淚不語)

內場喊：文俊民，文俊民……

俊民 來了，來了(下場)

鏡子
(流淚望俊民去)俊民，珍重！祝你革命成功，你務須常常有信來呀！

閉幕

於富順沿灘五旅二十六團二營八連

弱者

蔡玉彬

弱

者

51

晚霞滿天，大千世界又黑暗了，天空的蔚藍，更顯得夕陽之可留戀。悠悠然地掛在天空的明星，在月初無有月光的時候，更能發出她的光輝。這兒是一些起伏的小山，小山的山麓，有新嫩的樹林，空曠的沙渚又有積水溉田的堰塘，因為風平浪靜，星光映在裡面，點點可數。週圍一帶，更有許多疏疏密密的村落。堰塘西端，幾百家集團而居，成有條長蛇形的街市，便是T縣的一個A首場了。平時非常寂靜的A場，這幾天內却帶一種活潑生機，街市上面從新添了許多燈光，往來行人比平常更為嘈雜，這是因為從初一起，在演什麼清醮的會戲。

一個三十左右身材清瘦的男子，在星光之下，拖着一雙很疲倦的腳，慢慢的走到場的東端，被夜氣一浸回顧堰塘，忿地打個寒禁猛直覺着目的地點快要到了，於是夾在街心行人中間一步一步的向走着，他的青黃而帶病容的臉上露着一些惶恐的

形容，一雙橢圓的眼鏡已向眶內凹進很深了，一見便可證明他是飽嘗人世的辛酸者，戴一頂鏽蝕的學生帽穿一件半舊的竹布大衫，他曲背垂頭的走着。一雙死魚似的眼睛，好像偷兒一樣不住的左右前後尋他扒物的機會，又如作戰的偵探正當搜索時候，恐其被敵發見，不特任務不能達到，還有生命危險的顧慮；又好像在尋覓他理想中的一個什麼事物一般。他今天由T縣一直到此，路雖只有三十里，可是因為憂鬱過度，精神體力都不濟事的原故，以致到了天晚才躍。

這條街雖不鬧熱，可因為正在唱戲，比較平時便好多了，他慢慢走到街心，停住了足左右一看，就向一條很暗的狹巷進去，他將這巷子走完，又向東轉了一個灣，走到一家坐北朝南的大瓦屋前面，距門約一丈的地方就立着了，他見由門樑上懸掛着一盞紅燈，明亮的燈光射在四圍，照出門柱上面掛着一張長方布條，紅黑相間的寫着「國民革命軍……本部」的門標，門外站着兩個持着槍，捆着子彈，背着背包的衛兵，側面又還坐着一個徒手兵。他在那灰暗的黑夜裏就好像觸了電似的呆

住了。此時他的心中好像正在欣幸，以為發見目的地了，又好像悔不該來向人借債；但他心中一想着事已至此，如之奈何，就是大碰釘子也是說不得了。他便鼓起勇氣走在那衛兵側面輕輕的說：

「先生×官在部嗎？」

坐在長板凳上的那個徒手兵便站起身起來回答他說：

「×官嗎，喫了晚飯便出去了。」

他身上穿着的舊衣裳，臉上帶着的愁容，都充分的表示他是一個社會的落伍者，人世的拚棄者，可是那無智識的兵，又何能有這般的偵探學呢？見了他是學生裝束，又問的是×官，所以表示出一種很尊敬的态度向他說話，恐其得罪了他×，官知道了，要受責罰，不過他失望，聲音也顫動了。

「那麼×官那裏去呢？先生。」

「看戲去了。」

「××長呢？」

「也看戲去了。」

「喔喔……」

「你問他們幹什麼？如果有要緊事，可到戲園內去會他們，不然，要十點鐘後才得轉來。」

「喔喔，謝謝……先生，……」

他末尾的一句話，像是很難爲情的，所以未曾講完便向後轉走了。那衛兵呆呆的看他的影子向黑暗走去，漸次縮小終於消失在黑暗之中，又聽着他一聲很長的嗟嘆，那衛兵們都覺莫明其妙。

他離開營門之後，心中怪難過的。他又想起拍拉圖說的「無論如何困難，不可求人哀憐，哀憐中已含輕蔑之意」的話來，一時心中湧着極度的羞恥。他又想我雖求人哀憐，但我不是好吃懶做，我是很正大的，並且我還以我將來的前程作保，要

償還的。他又鼓起勇氣了，他又想到戲園內去會×官——曾經很慷慨許他幫助學費的×官，想不至生變化吧，如果起了變化那又如何辦法呢？他覺得他的生死關頭，就在這小時的時間內決定，他的腳雖慢，可也不停住的往前走着，他的心中却很不願去過這生死關頭可以咒咀的時間。

他用了惟一的當二百銅板一枚，買了戲票進戲園了，一進戲園便發見了×官，是為在這僻小的T縣的△場，讀書人少，在外面做事的人更少，×官的階級雖不大，但因種種關係，駐軍隊中，也算是數一數二的了，當然在這場上的人看來，是很榮耀而可羨慕的，所以坐的地點，是戲園內特別之中而最特別的地點，坐的坐位，因坐位的佈置，都有許多特殊的目標，所以他之進去很容易的就發見了，不像都市地方戲園內尋人的艱難。

×官是個身材矮小，二十左右的青年，穿着，很精製的中山服，蓋着短短的外套，戴着一頂呢博士帽，却是將頂弄平緣邊向下很洋味而像大學生式的，他的臉色

雖黑，但他裝束得最風流，並且又能唱幾句「高高雲兒」按點「1 2 3 4 ……」，原來駐T縣演新劇時，所以好多不正氣的時苦而狗兒，見了他後，害起單思病呀！

「喂！你們都在這兒看戲嗎？」

他走到×官的面前向他很恭敬而帶笑的招呼。

「嗯，老周，你好久躡的？你由T來嗎？」

×官見了他時，馬上顯出很不滿意的樣子，知道他此次來，決定是向他說學費的事，原來他於無意之中曾經當着衆人說，要幫助他的學費。

「是，我由T縣來，剛才攏，在你們×部去問，說你們來看戲來了。」

「看戲不？」

×官很渺視的，懶洋洋的也未招呼他坐。

「老周這裏坐！」

在棹子側面坐着的××長向他招呼，並將板橙向外一挪。他便乘着這個機會，

不客氣的坐下去了。

「現在是二月初了，學堂已行課了，我決定初六動身，特地兒來會你一下，蒙你前回承認借與我的學費，請你交給我吧！」

他像最後一次判別死生的囚徒，在公案下望着操生死權的司法官的斷語。心臟非常顫動，一對深深凹在眶中的眼，呆呆的向着×官。週身似乎抖起來了。

「……對不住……」

×官沉吟一刻才說出來。

「什麼？」

他像真有聽一般，又好像做夢一般，但是四下一看，明明許多看戲的人，當然並不是夢。

「嚇！老周，你我朋友銀錢是很不要緊的。不過覺得有人將我當成豬的一樣譏諷，我真不值。錢呢。我既無有！只好對不住了！」

×官說出這話以後，還帶着滿臉的怒氣，將兩肘放在棹上，兩掌夾着兩腮，眼光朝台上看着。他聽了這話，好像囚徒聽司法官的判詞說，你殺人越軌，犯了刑事第×條應該槍決一般，他此時半句話也不能說了，好像失却神經的人，昏昏沉沉的無意識的呆呆坐着。

×官覺得晦氣，遇着討厭的人，不大高興；起身憤然而去。

時間是十點後了，場東堰塘沿岸的人家，已經完全就寢，除了草蟲唧唧及跳躍而外沒有半點生物的聲音，所有堰塘村落，以及小山沙渚樹林都靜靜的躺在星光裏面。惟有從戲園裡回家去的幾個人，經過堰塘邊上，破了這種岑寂。

「老張，這個地方很滑，又不大看得見，慢點吧，滑下塘去就要瞎子算，不是耍子。聽說這塘每逢三年要淹死一個。阿三的婦人跳在塘內溺死，現在已三年了，她來找你做替代那才好啊！」

「哈：我好久都莫有同女人睡了，她若是來找我，正好與他做一次不要錢的如

此這般！我望她夜夜都來找我更好！」

老張很胆大這樣的回答，同路的幾個人也哈哈的笑了起來，這幾個人去後堰塘會仍然寂寞如前。

夜更深了，天空更變得慘淡可怕。那許多小星的光芒，比較被雲遮住的月，還較清楚。此時塘邊現出一個瘦長人影，慢慢的在塘坎上徘徊俯首悲泣，仰天長嘆，突然咚的一聲，塘水起了一個大漩，水波向四圍澎漲，水點濺在塘坎上來，靜寂的空氣也震破了，映在塘中的星光也動搖了。但是過了幾分鐘的時候，所有堰塘村落以及小山沙渚樹林等，仍恢復死一般的沉寂。

殘 臘 輓 歌

蔡玉彬

一
時間是廢歷十八年的末尾一日的午前八時，毛洪順還睡在一架濫床無有罩子，一床濫被蓋的鋪中，兩眼不移的向窗外視着，又把那不安定不滿意的眼光向滿屋溜了一下，知到時間不早了，好像觸了電般的感觸呆呆的出神，時而兩手一稱，同時發出憂鬱而悠長的悲嘆。

「唉！快要中午了，時間也無有日子，人們都在準備過年，我們須不說什麼，吃肉，吃酒，吃白飯……未必運香燭都不買點，祖宗都不要了嗎？況且張大公昨天因要錢不得，被他罵了許多的話，你約他今天中午來拿，到了現在時間快要到了，你還不起來，未必睡着就得了嗎？跟着你挨餓不說了還要受人家的臺氣！難到今夜真的不過年了嗎？還不趕快出去想法子，枉爲了男兒漢，大丈夫。」

他的妻子帶怒而且很悽慘的對他說，眼角上也流出淚珠，梗咽的出聲。

「……………」

他一句話也不說，只悽然的發呆。

「呵！我到不說，母親已六十幾了。昨晚才吃兩碗稀飯，今早米櫃內沒有米了，僅煮些青菜吃；桂兒有兩天未吃奶了，昨晚一夜哭到通宵，你未必未聽倒嗎？你也應該找人與他看下，弄點樂來吃，免得哭得可憐……………」

他的妻子又繼續的說，到末後已嗚咽的不能往下再說。

「唉！外面去想法子，談何容易……………」

他想起原來在外面去借錢，受了許多的惡評的譏嘲，和無情的拒絕，實在難受，他覺得世人對他只有憎厭無快意，雖是也有幾個人能憐憫他，但也是與他一樣的窮法，除了用「流淚眼」去可憐他，還不是「愛莫能助」的罷了。

「近來兩頓稀飯未吃飽，況且昨天都無米了，枉做了一個男子漢，你看，把母

親與珠兒餓到這種樣子！」

「這又有什麼辦法？我只有去……去……去……」

洪順淒然欲哭的說着，此時他已離却那溫柔的被窩，穿着草鞋，又將那漆黑髒髒的白帕纏在頭上，準備出外的樣子。

「爸爸！今天過年了，他們那些人都有火炮，響筒……我也，你今天要與我買回來喲，爸爸！」

這是他的年約三歲的大兒子——珠兒，很高幸而帶着很希望的腔調向他說的。

「……………」

洪順見他的兒子這種很誠懇的期望，便傷心起來，心如刀刺，一句話也不能說，再看妻的一付悽愴的臉，年老多病可憐的母親，他妻子手中抱着枯瘦如柴約半歲兩天未吃奶的小兒子——桂兒，他不禁的鼻腔酸楚，大大的眼淚簌簌的落了下來，險些哭出聲音來了。

二

「老張，我實在想不出辦法了，出了一死再無有第二法了，我想我死了到好得多，她們或者也要好些。因人們一提起便說她們是有兒子，丈夫，老子，如果我死了，死得人們藉以遮口，或許有慈善的人可憐她們？也不像現在的坐着餓死。」

約十二時的左右，毛洪順在一個與他原來抬滑桿的伙計家中坐着的苦訴，他須不好，但未有如洪順因患病而窮得無聊，洪順本來是一個窮人，他的親戚朋友也差不多與他一樣的窮，間或有一二個較好的。但他也曾借過數次。

「洪順，不要那樣喪氣！一個人生下地來，富貴貧賤，是閻王與人註定了的，所以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我們總要得過且過纔好，『命中只有八合米，走盡天下不滿升。』這話真不錯，我勸你放寬心些憂愁是沒用的。」

他的朋友老張勸勉似的說，但他自己的心裏又在惱傷，自己的事發不好已到極點，不如死了還得個乾淨自由。

「老張，你說的語確不錯，可是我的運氣壞到極點了！我都不明白我是什麼命？你說得過且過，可是我并未亂想，不過家中油鹽柴米件件俱無，還欠了佃主人二十吊租錢，真要逼死人呀！老張！我總不明白我的運氣會到這種田地！拿我來說，并未做過害人的事，再以我祖上來說，也未嘗傷什麼陰德；我又不是畏難苟安，狂賭濫嫖的人，我這場罪過誠然是我得了三個月的瘟疫，可是又有什麼法子？兼之今年的天乾收成不好，主人一顆都不讓，又因害病的時候，要吃藥的關係，所有的東西，都當盡賣完，現在除了兩根板橙，一張棹子都是壞的，一些破損的盆罐，一只裂了縫的鍋子，一床破布做的被褥，就是各人身上所穿的也補綴了數次的破碎衣裳，再無有可當賣的東西了。」

洪順越說越腦傷，他那不值錢的眼淚也奪眶而出，老張聽了只顧用右手叉着腰，左手摸着自己粗長的鬍鬚微微的點頭。

「但是，」老張扭轉頭來，緩緩的說，「但是，你的話須不錯，無如這都是前生

的註定，誰也無法可想，可是到了這極的田地，我們還要想個救急的法子，劉四爺的大利也顧不得許多，我們還是去找他借點，將年過後又想法子。」

三

濃厚而漆黑的天空，將一切的光明遮沒了！加以如雨似的水霧遮著了灰色的天空，愈顯得慘淡可怕，怒號不住的北風，叫啼不已的麻雀，尤易惹起人生一種淒涼的悵惘。

在一個羊腸的小道上。有兩個垂頭喪氣。兩手又在袖內的行人，消瘦的面龐，呈現着一種憔悴的形容，已濫了的布片被風吹着只管飛翻，他倆默然無言的走着。

一座高聳的瓦房，靠在一個山崗的下面，房的兩傍及背後，樹着幾株參天的松柏，終年常青的翠竹，還有許多不知名的冬青樹，雖是處在寒冬，草木凋落的時候，都是綠蔭矍矍特顯出一種有錢人的勢耀。

大門的前面，鋪着一帶的水田，迴環婉轉的抱着一條狹窄的溪流，溪水淙淙，發出很合諧的聲音，溪流的兩傍，排着枯槁的李樹，以及一些老衰的黃草，朝對面看去，都是凹凸不平的小山，連着天空的低處，朝門的外面，貼着鮮紅的對子，五色的門神……：

屋堂內已經佈置得非常富麗堂皇，彩旗，椅褥，棹圍，棹子上又擺了許多古樸磁器，獻歲的果品，覺得異常刺目，洪順心裏恍惚的，慌忙的，不知是羨，是妒，是震驚，是憤恨。

「喂！老哥！四爺在屋嗎？請你與我通知下，我們請他有點事。」

洪順的朋友老張，在堂屋向着一個年約二十四五（？）的長年說的。

「咳！長年帶着很渺視的腔調，你們有什麼事？四爺剛才吃飯在抽煙，你們等候着。」

在這陳設的最好景緻的堂屋，在洪順他不特不去賞識這種的花團綿簇，他反心

泣不住的亂跳，雙頰如火熱的燒了起來，他想我的生死關頭，就在這一瞬的解決，所以將這些美麗的陳設，反變得十分淒涼，他心中最緊要的事情，就是幾分鐘後要見的劉四爺。對自己的面容。能否借錢，利息的輕重……都一件一件在他腦海中旋轉。

「咳！老張！你們來做嘛？」

約二十分的時間，劉四爺由房內出來，戴着一頂毛絨帽子，手裡抱着一枝水煙袋，穿着一件羊毛的袍子，踏着兩片舊鞋，他那滿面的煙容與尊嚴溶洽冷酷的神氣，以及蒼白瘦削的老臉，都充分的表理他那一生的削剝的酷源的經驗，他用那陰刻的小圓眼視着老張，說出自高而很藐視的話。

「四爺，求你借點錢與我，今天已二十我家米無一粒，柴無一根……還欠主人二十吊錢的租錢……」

「什麼？借錢嗎？你拿什麼作押？聽說你的房子都抵押與別人了？田土無角，

「你還想借錢嗎？」劉四爺，又視了他一眼。

洪順心如刀刺，又羞又氣，假如他身上有手槍，面前有深淵，他決要結果他那無面見人的形骸。

「四爺！洪順他借卅吊錢，明年想法子還你，我承認，拿我的房子與他作抵，」老張見洪順無話可說，便代他說的。

「那到可以，但你一間草房只能够抵十吊，并且他明年正月月底便要還我！」

「四爺！我因欠了主人二十吊租錢，并且家中一樣無有，請借二十五吊與我！除了二十吊的賬，其餘五吊作爲過年，須是房子不能抵那多，但我還有一條命，請你做點好事，替兒孫積德！」四爺！」洪順又懇切欲哭似的向劉四爺哀求。

「那末！借十五吊與你，多一個都不行，你倆快去寫字納紅契來！」

「四爺！請你借二十吊與我！并且請你不用扣我的底子！時間我明年五月底還你！洪順便跪在地下，眼目上已流出眼淚，很淒然的說。」

「那不行！不能因你二十吊錢，破了我的例規，時間最多二月底要還我！你不要就算了。」

「四爺！請你做個好事，借二十吊與他，不用扣他的底子，時間明年二月底還你。」老張替洪順向劉四爺要求。

「好！我賞你的臉罷了，你們快去寫字納紅契來。」劉四爺很慷慨的說。

四

洪順抱着二十吊的錢，大踏步的向家中奔走，好像綁付刑場已釋的囚徒，又好像拾得了什麼寶貝一般的高興。

「媽戾！說話怎麼不守信用，你約我中五來拿，現在已快黑了。趕快與我拿錢來！……………」

洪順剛才進門，張大公——他的佃主——便氣沖沖不奈煩的向他發氣的說着。

「咳！我因借錢遲慢了，請你恕我！大公！還要請你讓我五吊！我實在無法。」

「媽辰！爲這二十吊尾數，推了我一兩個月。到了現在還要說讓五吊！當真你們農民協會要抗租嗎？」

「大公，要不是故意要你讓，我也并未入農民協會，實在是因我運氣太壞，自從十月間得病，到了現在雖能外出，但總不能做工，原來每天去拾一次滑桿，還可得幾吊錢，買油鹽柴，自從得病後，油鹽柴的來路已斷絕，并且還要吃藥，所以原來的存儲已用完，又將所有的東西都當賣了，真是當盡賣絕。大公！你是曉得的，我并不是好吃懶做的人，又未狂嫖濫賭，將錢用化，都是因爲一場瘟病，坐吃山崩，這也能怪我嗎？大公！請你還要原諒我喲！」

洪順越說越傷心，眼角也滴下幾點傷心的眼淚，向着站立一個八字形，兩手又在腰上，很奮氣的張大公說。

「那末」，張大公把頸子一扭帶怒的說，「那末，你不是安心不拿，那便怪不得我，我只有喊團丁把你送到縣署關着」。

主人是個有錢有勢力的人，在這場上也要算數一數二的了，這場上的團總，都要受他的支配，城內的教育局長，團練局長，都是他的親戚，他有幾個佃客於八月間因為今年天乾，硬要向他要求減租，他便寫了封信，將這幾人加了一民個農協會的帽子戴着，送在縣署坐監，到現在還未放出，所以在這場上無有人不畏懼而欽仰他的，洪順想在此處？如像寒冬的天氣，被一桶冷水由頭上淋下一般的戰抖！彷彿眼前就有許多團丁來捉他，又彷彿眼前發現一間監獄，他便怕極了，跟即跪在地下說：

「大公！請你恕我！實在不讓，我還是納二十吊與你。」

五

又是黃昏的時間，黑暗照遍了大地，滿街的燭竹聲，都不住的響著的充分的表示過年的時間已到，孝子賢孫爲他乃祖乃父在墳頭所點的燭光也明亮的奪目，坎內的主人，都在表示高幸的享受嘯！

一家毛舍的側邊，有一個人坐着傷心的流淚，好像人了罪惡的深坑，黑暗的地獄了，一切一切都在向他猛烈的攻擊，只逼着他向死的道路上走去，墳墓的樂園奔哭，都在向他嚴肅的冷笑，和暗嘲，都說不要去營那個人，那個人真是我們人間的罪過者，是被我們放逐的囚徒，拚棄的罪人。

洪順，因今天好容易借了二十吊錢，打主意要求主人讓五吊，以便拿去買油，鹽，柴，米，香，紙，燭………：一類的東西，那曉得「老天爺有心絕大宋」主人一文不讓反轉說他是農民協會，要送他去坐監獄，所以他無法，只好完全拿與主人。但他再想不出第二法了，便癡癡的想着；

——唉！完全；時間已到斷黑，不特一樣無有，連有兩頓未燒鍋了，現在又向何處向誰去借？「六親絕斷。當盡賣絕，」咳！一個人生在世上，既不能顯親揚名，又不能供妻粥子。枉自披着人皮，變為男子，到處被人笑罵和憎厭，人生啊！幸福啊！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也不過是殘酷，萬惡，辛酸，靜滅，死寂罷了。像我這

個人到不如死，還得清閒安靜，也或使我的母親妻兒，有人憐憫，不致餓死，現在除了一死，又有什麼辦法？

洪順他想到這裏，由悲哀之中，又彷彿得了一點慰安。又想起當初得病的時間。所受的窘困，母親與妻兒們隨他所受的苦厄。他心如刀刺。熱淚不住的流出眼眶。

——爆竹不住的響着，人們都在團年，父慈子孝快樂得不得了，我呢，還在這懷槍裏徘徊……：一樣的人，別人是暖衣飽食，開心作樂，享受物質的不盡，我哪？……：我……：唉！……：

——母親！你以為「養兒防老，積谷防饑，」那曉得竟成空想，有錢有勢力的人，什麼老太婆，什麼老太太，非帛不暖，非肉不飽，但是，母親呀！前幾天（？）落了三天的大雪，人們烤獸炭，圍酒爐，你呀！還穿着一件破濫的棉襖，尤其是近來不特油鹽未吃，連稀飯都未得飽，今天已餓到晚上，一天尚未燒鍋，過年的東西一

樣都末有，債主還逼得要死人，母呀！這就是你養兒子的下場！你——你不孝的兒，今天再不能奉養你老，至於養育之恩，只有以後萬劫再報！母呀！你如知你不孝的兒，在阿鼻地獄，受銅柱，鐵鑿，千刀萬刮，……的不孝的罪，還望你說一句「阿彌陀佛」減輕我的罪惡。

——妻呀！「隨夫貴，隨夫賤。」你以為嫁夫，便可終身衣食無缺，百年同偕到老，那知遇着我，遇着背時倒灶的我，更使你失望和悲傷，別人坐洋房，坐汽車，使老媽，用下女，吃的是魚肉大餐，穿的是毛織皮衫，你呀，穿的破衣濫布，吃的菜葉草根，無分春夏秋冬，都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苦着，以為終歲勤勞，可得一飽以免饑寒，那知因我一病相纏，使你到絕滅的田地，我是千百萬分的對你不起！

——兒呀！你投身到我的翼下，簡直是一場厄運，誰教你不去投那有志有氣的老子，你說別人都有火砲，嚮筒……你那知道別人有錢，你曉得不，到了三十夜，一樣都無有，連你今天飯都未吃！兒呀，我真對你不起！

洪順想了許久，又流了許多眼淚，便向毛房裏走去，槍立不動，經了數分鐘的時間，又將他頭上的白帕取下，向樑上掛着，他眼一花，便覺得他的母親妻子都在他面前向他求吃，他週身戰抖，他下了決心，顯然的將頭向帕子內一掛……：……竟令他人生瓦解。

四處的處爆竹聲，仍然的響着，天空浮着黑雲，愈顯得陰暗可怕，也無有明月，也無有星斗，只剩下颯颯的北風，爲他吊唁——唱着輓歌的哀聲。

一九三〇，二，八。於威遠五里浩

追思資內戰陣亡學友

陳玉勛

同志！我最和愛的學友呀！你們死去已經一週年了。今天是你死後週年的紀念日，我們什麼話好說呢？我只有表示不出的無涯際的悲哀，深沉的苦痛，除了悲哀與苦痛而外，還能說些什麼話呢？有什麼話可以表示出我的心境來，今天我應在那煙霧迷濛中曠野上面，伏着那淒涼的被風雨所飄零的孤墳痛哭，一方面吐盡生者的悲哀，一方面慰藉死者的幽魂，但是因為操課的影響，我只能立在這操場上向着那遙遠的曠野孤墳洒淚。口裏喊着魂兮歸來。我和愛的學友！魂兮歸來！唉！對於我只有這悽慘的泣號，除此悽慘泣號而外，我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為對死者的奠祭。在這學友死的一週年中，我統想我繼續他們精神去工作；思得沒時刻的安寧，自從腦裏設了這個意念，不知為什麼我只想鼓一鼓勇氣殺絕了世界上軍閥妖魔，壯一壯毅力，燒盡了社會上所想陞官發財的人們呵，倘若世界上沒有他們，那麼社會就是

一個極自由，極快樂的花園啊！有了他們！使可愛的世界成了個可慘可怕的戰場，毀傷了許多可愛可敬的兄弟們！前次資內戰役雖然死了許多和愛同志，可是同時，醒了許多醉生夢死可憐的人們啊！唉！你叫我怎麼不悲傷你們死的可慘，我對不起你們，我十二分對不起你們啊！也許我繼續的心靈終久是要成功的，我現在說不盡學友所有的好處，他的貴重的性格，他所給與我的真誠的感情，當你們生的時候，我還不覺得你們對於我是這般的貴重，但是現在呢，唉！萬惡殘酷底槍砲，你竟永遠地將我貴重的學友奪去了，我要詛咒你，我要永遠詛咒你，倘若學友還健在的時候，那他將要如何地督促我，鼓勵我，規戒我，并一切一切與我合作，他生前很堅決地希望我成一個偉大的一個革命軍人。因之——他除了規戒合作而外，還鼓勵我，督促我，但是現在呢？他們死了，我還是這般地無成就，我慚愧，十二分的慚愧，我辜負他們的希望，該打，實在該打，我幻想與學友們永遠同居，永遠均共同生活，永遠地享受自由的幸福，但是這一生中，我總共與他們同處學四個月，短促

的四個月呀，——唉，——這是他們的不幸嗎，——還是我的不幸呢——，天哪，——怎麼使我陷入無底的恨海裏，在這永遠鎮不平的恨海中，發生了許多永遠不滅的意念啊，——學友們！你們不要怨恨我生在世，前次我并不貪生怕死的，你們自爲我胆小，哈哈，——你們猜錯了，我是一個反抗者，我反抗宇宙一切不平等不自由的待遇，我咒詛所有的帝國主義及軍閥，這種反抗或者是我的生性，我自幼就以反抗，所以弄得來東跑西跑的，但是我很願爲這裏有價值的反抗犧牲。

於九旅卅一團一連資中芋子田蘭園

春夜的憂鬱

蔡玉彬

長方形的房間陳設很簡樸，閒坐着的我，腦中又有無數的愁想，在心中洶湧。淡綠的煤油燈光，也呈現一種悽切的印像，自習室嘩嘩的聲音，不住的向我耳中灌着，將我已克服的青年憂鬱病引誘出來了！我那黃兒且瘦的面容又變作淒涼可怕的形狀，已凹深全無精神而灰色的眼睛又映着不值錢的淚眼了。

掉上的時計又到了九時三十分了，今天又算完了，唉，可咒詛的時計！你的迅速，實在無有東西可以形容，可是我的事業，我的境遇，不特未如時計的迅速前進，反一天一天的墮頽下去。啊啊，數年的飄泊流浪，吃盡了千辛萬苦，受盡了冷讖熱許，我以為總有點代價，那曉得到了現在，回顧自己，還是兩袖清風，依然如故。只是不爭氣的鬚鬚不要命的只是向外衝着。

「及時行樂」的話，於我確是無緣。到無聊的幾時候，按幾調不合拍子的歌曲，

雖是不好，受人嘲笑，我心裏到莫有什麼難過，并且高興。我的同事們，每天公餘之後，卿卿我我，隨處都可作玩，快活得了不得，我不知爲什麼不能同他們一樣？我現在很想披髮入山，狂歌乞食，還可得點清閒自在，不受這齷齪社會的激刺，但又怎能放下二十世紀的青年責任，我只悔不該讀了幾句書，才有這樣情形。昌黎詩云。「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只是勞精神，畫蛇添足無用處，兩鬢雪白趨埃塵」，我雖未兩鬢雪白，但因讀書，而生理理想，以致奔走埃塵，飄流天涯，已數年了，一事無成，只是愧疚。而今求生不能，自殺又無勇氣，叫我拿什麼法子來醫救我這種的病症啊！

我三叔來信向我說：

「你的憂鬱全是不知定向與時間的關係……………」

以他的說法，我的憂鬱全是做作，唉，天呀，他何常知道我心中鬱着無數難說的悲哀。

我的好友！定國來信說：

「我認爲你缺乏忍耐性，牢騷過多，神經受損，徒作買誼之哭。」

唉！朋友！你說我「牢騷過多」，的確不錯。不過我的「牢騷」不是在陞官發財的不遂；你看現在黑暗的社會，痛苦的人民，我們要想將一點熱烈的鮮血，獻於社會都不能啊，那是何等的痛心，何等的懊惱的事，怎叫我不牢騷過多？怎叫我不神經受損？但我決不是洗滌不去的封建時代的英雄主義的「牢騷」徒作買誼之哭！未免那抬舉我了，我確無他那種的思想，他那種的人格。

又有幾個隨時通信的朋友說：

「你的思想變遷，走入歧途，確是無有愛人的原故……」

但是，朋友！假如現在就有個少女在我懷中，未必我就不憂鬱嗎？何況一文錢不值竊得討厭的我，又在何處去找少女來擁抱懷中，還不是要社會改良，經濟不能作我們的障礙，法律不能作我們的刀俎的時候才有望喲。如要實現那種時間，我恐

這生無望了吧！再以國內二十年的內亂，弄得國民生計乾枯極了，中產者尙無以爲生，更何況無恆產而無恆業的我，當然弄得無家可歸，死無葬身之地。還有臉上和背上流滿了大雨似的汗珠在烈日之中，無有棉夾而穿單衣在冰天雪地之內的朋友們，在無窮的途上，兩腳不住的跑着，成在污泥田裏，屈着背，彎着腰，無晝無夜的工作。怎不令人寒心！怎不令人憂鬱！

雖是正月的末尾，因爲出了十多天的太陽，覺得溫度很高，我最初脫外套，又去棉袴，又去毛線汗衣，這兩天，僅穿一件衣服都不覺冷，可是到了晚間，又兼夜氣深沉，身上總覺忍耐不住的在發寒，我便去到集合場裏，打了兩套拳，運動運動，稍稍增加點熱度。

院壩的週圍只有錯雜的屋脊，門邊的瓦斯燈在那微茫的夜氣裏，更顯明出淒切孤單。四處都寂靜了，除了空中明月，幾粒微星，以及微風吹動樹葉的颯颯聲音，

一切都如死滅的樣子。

街上又有許多的脚步聲，嘲笑聲，這大約是不知天日的人們，才由么台了的戲園內很高幸而滿足的出來。啊啊，你們的敵人——一切惡魔——已將鋒銳的銅刀放在你們的頸上，快要致你們的死命，真不知死活，還有心去看戲！

我心中又生了感想，仍回寢室，覺得自家太管閒了，真討厭！在這無聊的時候，還是看看書，倒可把自家的思想統一起來，可是拿着平素最愛看的書，仍是不願意看，只是呆呆的看着燈光出神。此時我的心也如孫行者的跟斗一樣的飄渺不定，不知那里去了。

棹上的時鐘已到了二點了，外面的風聲吹在那將發芽的樹枝上吱吱作聲，一切都像告訴我說：——朋友！夜已深了，鷄快要叫了，趕快去睡了罷，明天再寫罷！天氣又寒，假如得了病，誰來可憐你呢？趕快去睡罷！朋友！我想我這個人，何處

去找高山流水的知己，來安慰我的心靈，不料在這深切的夜裏，竟得牠們的安慰，也很是萬辛的事，我便準備睡了，不能辜負牠的美意，啊！這就是我現在的人生，這就是我春夜的憂鬱。

哀長沙

裕昆羅贊

庚午之夏，何健主湘，中原多故，盜賊四起，疆吏墮溺，長沙瓦解，焚殺之慘，亙古罕聞，禍猶未已，作歌哀之。

嗚呼胡爲哀長沙？有賊殺人如刈麻，鷄犬無聲爨烟滅，空餘碧血映紅霞。長沙將軍氣如虎，手握兵符兼省主，大纛高牙兵衛雄，坐鎮湘衡擬開府。庚午六月鐵兵過，敵未合圍城先破。（張發奎，號鐵軍，由桂出湘，何戰不利，遂引而他去。）棄中而來歌子思，脩我牆屋且高臥。此時中原戰方酣，流賊遍地勢駸駸，國府沉機視後效，仍命將軍鎮楚南。羣賊識得將軍懦，競以長沙爲奇貨，揮戈躍馬指日間，誓代將軍羣比座。州縣官司告急來，羽檄求援火速催，僉言披猖不可禦，未容忽視輕徘徊。將軍曰嘻鼠跳梁！毛賊無律不足當，賊隊曠號臨城郭，將軍容與出都堂。官軍去城不百步，賊騎橫江已飛渡，怒潮憑空捲地來，四城火起迷烟霧。公屋盡燬

及私居，玉石俱焚市爲墟，可憐人命如芻狗，漫言飛禍及池魚。火光紅處肆殺人。先及官寮後平民，肥者譏爲富貴證，瘦者斥爲殘廢身，短服人人皆走狗，長衣個個盡劣紳，不問肥瘦與長短，枕藉橫屍湘水濱，湘水於邑不敢流，賊兵齊唱大刀頭，倒盡倉箱掠盡土，惟餘瓦礫無人收。忽聞官軍將反攻，滿城火油盡積中，僻巷偏街燒未盡，勢決再火廓而空。幸天尙留一線恩，未及再舉已北奔，（共匪將去，遍搜煤油，用水龍償於房屋，未焚即敗而走。）空城縱復終何補，完卵無存不可論。賊去將軍又復回，腆向子遺矯致哀，求牧與芻而不得，反使牛羊罹禍災。嗚呼黃巢與闖獻！後世讀史恒嗟怨，浪人妄擬蘇維埃，殘踰闖獻尤萬萬。吾國不聞資本家，無的放矢已云差，惟肆焚殺究何底？徒促列強宰支那。最憐吾國好青年，志不勝氣入其空，甘爲窮凶作牛馬，殺人自殺兩茫然！君不見俄羅斯蘇維埃，公私交困嘆無財，白黨離拆赤黨厄，華屋處處牛蒿菜。又不見蘇維埃俄羅斯，棄兒滿地誰使之，終歲勤勤不得養，備給半爲公家費。古云政教爲何事，當軸於茲須留意，世有文人及

武夫，二者智力與衆異，區處苟不得其宜，潰冒衝突良可憐，先王早以知其非，選舉而還有考試。自從遜朝停制科，革命元戎遂逞戈，袁氏篡國無治術，神州從此戰爭多。何況貧富大殊絕？供給復竭民膏血，智者發蹤愚者興，斬木何須持寸鐵？吁嗟乎！上下皆晏不可說，共產共管渾難決，我願執政早反躬，治人不治帥前哲。

哀 淫 雨

裕昆羅贊

庚午新秋，成都大雨兼旬，城內外半爲澤國，田穀漬水，復生勾

芒，行人嗟嘆，田父吁想，抽暇命筆，作歌哀之！

庚午七月火不流，一雨兼旬天地愁；誰卷黃河入碧漢，馮夷倒從天上游。鳩臯所補悉滲漏，晝夜傾瀉無時休，錦城湫隘地低濕，潦滿城郭水滿溝。老婆夜坐防壁壓，稚子朝起弄簷溜，女墻坍塌門蚯蚓，土竈傾夷盤蝸牛。寇虜醉生瓜果屑，琴書潤漬册檀油。屋漏移床鼠升壁，水漲揚梯人滿樓。鄰舍直同鳩占鵲，老小渾如貉聚邱。安得有巢樹爲屋，竟效子產車作舟。陰霾四合雲黯淡，淫雨連綿風颼颼，百鳥無聲羣動息，行人沿砌身僵僵。起跡市旬裏庭戶，氣候一朝判萬姿，昨日絺衣猶在挂，啓篋競把狐貉搜，借問今日竟何日，新涼天氣似深秋。桂子不見月中落，天香都從水面浮。四野黃雪秋正熟，見說今年穀益疇，四月欲種不得種，七月將收不得

收。稻穗承雨倒插水，生機復動生芒勾。田家野老吞聲哭，半年汗血悲空投，焚香願天天不應，陌頭搶攘紛鋤耨。城中豪華不爲意，殺鷄日日倒金甌。方謂秋成民食裕，催租課吏嚴誅求，吏來將迎那敢拒，賣犢不足典其糶，無舍轉爲溝中瘠，連糧立作階下囚。嗚呼天災猶自可，人禍橫流良堪憂。我見天心至仁愛，廿年豐盛足糗饘，世人食德不圖報，反昧生存恣虔劉。日月昏沉災歎迫，天時人事兩悠悠！

三合塲野習之唱和詩

萬成禾子

一月四日同砲兵班學員於三合塲附近戰術實施公暇偶成卽示各學友

萬成禾子

會際中原板蕩秋艱危共濟仗同儔攻防肆力資探討運用存心妙書籌路轉羊腸臨漢
邑（北大道可通漢州）天寒龜手拂吳鈎梅花香裏行軍樂絕勝春風沂水遊

典則原從實驗來長於應用是天才詳稽圖籍求形勝細運機能費決裁零露溥溥旌旆
濕寒風獵獵角聲哀荒郊馳騁無難色堪羨諸君體魄佳

天時地利與人和三者得兼勝算多不重拔山能蓋世休誇暴虎可憑河攻心上策師諸
葛聚米當年仰伏波妙諦靜參君自悞光陰如駛莫蹉跎

木落長空氣宇清郊原按辮計征程隨身行李惟書劍同學生徒若弟兄山水有情多眼
福往荷無警少心驚羣英各奮鑽堅志麟開他年定列名

來不厭度芳歷戰略精枘共友朋遠樹雲凝鴉瑟縮清溪石瘦馬涿兢陽回寅谷初添
綫冷透軍持漸結冰造詣誰能臻止境期君功伐兩無矜

軍次三合場旅邸夜坐

更闌人靜篆香消屋小於舟夜寂寥四野霜寒聞鶴唳一壺酒暖讀龍韜當窗月色開明
鏡近嶺松聲吼怒濤纒樸沾衣塵五斗登山臨水又來朝

敬讀

季公夫子軍次佳章令員愛不悉釋如誦三百篇之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自恨
俗而不文未能一一步韻搜索枯腸僅得二首非敢云和聊以寄員之崇拜心情耳
伏乞 教正爲幸

學員王安榜

范文正昔授春秋狄武鄉終罕匹儔我值丁年慚劍佩公曾甲帳連牙籌黃沙滿地尋遺
跡碧水何時把釣鉤回也若愚參也魯一趨一步幸同遊

槐里勳名有自來如公多藝復多才一輪霽月無渣滓滿座春風樂化裁大德洵推同輩
範私心時爲下民哀幾回得立程門雪題品一經土便佳

敬和原韻深慙不工謹乞

賜正爲荷

學員陳季才

計沐春風已數秋三期傳習所曾蒙教育苦心孤詣教同儕引循軌跡明真諦決勝鬪
場賴運籌虎帳宏開森劍戟龍門喜託拂簾鉤品題一度成佳士何幸重隨杖履遊

前題

學員鄧敏

溷跡戎行已數秋廉隅砥礪得良儔中原到處皆荆棘前席何人借箸籌弔古題詩臨至
墨消閒研墨寫銀鈎嗟予亦有封侯志擬效班生萬里遊

前題

學員崔武

公眞皮裏有陽秋德品清高罕與儔去日三軍開虎帳憂時五夜聽雞籌勳名未立思投
筆法理云亡罪竊鈎明哲幾人能勇退逍遙長伴赤松遊

讀

季玉夫子軍次三河場旅邸夜坐步韻

學員楊儒偉

大地陽回殺氣消身纏羸幕意淒寥寥功名事業懷三傑龍虎風雲際六韜壯志誓吞胡虜
血雄心欲定浙江濤梅花有夢難安穩舞劍聞雞待詰朝

前題

學員蔡行恕

青春幻想早沉消書劍年年歎寂寥淒淨一輪懸桂魄風狂五夜響松潮柳營我自甘牛
後槐里人師授虎韜利鎖名韞公早脫高吟月夕醉花朝

前題

學員鄧敏

撫膺家國恨難消拔劍狂歌慰寂寥講席丹鉛承短筴圮橋黃石授兵韜高樓誰弄桓伊
笛獨夜愁聽伍胥濤質愧鷲駘易躡蹶力加鞭策冀朝朝

前題

學員李自芬

未老英雄髀肉消高歌擊缶破幽寥登樓賦筆工王粲感事詩成寫薛濤一歲剛逢寅斗

換十年幾見甲兵韜燕山異日銘勳績敢忘傳心是此朝

前 題

學員王致和

霜幃雪幕酒初消月冷更深景廓寥鼓角沉沉鳴遠戍瓶笙習習沸洪濤雲中難奮鯨腸
翼胸次慙無虎豹韜何日東山公再起蒼生霖雨望崇朝

前 題

學員萬邦鎮

燕京王氣久沉消絳闕清都付寂寥歷劫何山仍破碎過時冠蓋潛韜客途乍醒黃
梁
夢人頻海驚白馬濤欲挽狂瀾須學術勵精斯夕復斯朝

前 題

學員雷雨田

雄心經世未冰消知己年來感寂寥得志當爲天下雨傳家僅有篋中韜神州擾攘三分
國前路迢遙萬頃濤殄卓壘新憤素願不妨采藥度芳朝

前 題

學員梁敬亭

白馬紅羊浩劫消雙魚飛雁寄書寥蓉城印雪留鴻跡蓮幕挑鐙讀豹韜討逆謀猶部程

義絕交書定怪山濤今番受益良非淺自奮前程氣作朝

前題

學員何德

地老天荒凍未消征途不自覺凄寥鄉村歲熟人民樂海陸兵銷劍戟絕巖風乾燃野

火平湖星大射寒濤奚囊馬稍先安準備擬收功在翌朝

偶成呈季公講席

學員楊儒偉

愧我浮生卅一秋讀書學劍兩無贖程門猶有龜山跡何幸今朝拜帳頭

沐浴春風化澤長征途批字有書香滿園栽植名花木要與嚴霜戰一場

奉和季玉夫子三合塲戰術實施示同人七律五首原詔

學員蕭先培

先生壯志在春秋胸有智珠真與儔座上陰符傳勝義樓中節度運邊籌綸巾羽扇風去
里雅度和光月一鈎化雨得沾猶未足願隨驥尾再從遊

歐風美雨逼人來抵禦端資大將才白紙精深勞指示（近有白紙戰術出世）金針畫
度費心裁九瀉蕭瑟鬼猶哭四野蒼茫鴻尚哀呎尺幸依仁宇近（生寄住泡桐樹街與公宅

僅隔一巷口，龍門氣象果然佳

由來師克在人和，况復孫吳勝算多。惟冀風雲乘運會，自教兵甲天洗河。高山初仰言皆物，聖世重逢海不波。寰宇太平須手定，青年矢志敢蹉跎。

甘陝鄂湘匪未清，茫茫何處問前程。黃巢禍國多誅戮，赤籛薰天棄弟兄。贛省民屠神鬼泣，漢城兵變夢魂驚。乾坤糜爛知多少，難毀先生百世名。

實施攻守步鱗，滕武力桓桓。友與朋陣地盤，龍風肅殺霜大躍。馬氣淩兢切磋商，行贍淇竹警惕持躬。履薄冰，偃武修文。斯邛治片長足，餘豈相矜。

附記

聚米爲山，智吞蠻虜，圖成八陣，心在漢家。值茲交辱板蕩之秋，深寓磨礪以需之意。乃者成詩於灞橋雪中，寄調於滿江紅裏，豪精盛慨，壯志幽懷，綸巾標囊，

金聲玉振，固不僅爲叔子之風流。蓋亦欲作西河之垂教。璠等素仰。

夫子，久承時化，得此特刊而出之，以誌盛舉，亦俾社衆得共聆其餘激云耳。

二月二日 世璠敬記。

宿自流井

蘇里虛生

今夜初來自井，

不屑見一般的人們，

趨重浮奢淫樂；

物質文明。

通街的電燈還在閃閃的奪目耀人，

我同炯生早已登樓就寢，

想明朝早起去散步郊邨。

已經是夜半深更，

浮囂的聲息還在澎湃奔騰，

激動了我不安穩而銳敏的腦經，

致夢之神儘不與我擁抱甜吻，

輾轉擁衾，——

——離入夢境。

※

※

※

隔帳，炯生的酣聲，

一呼一吸……

都與我心弦起了共鳴，

禁不着我悄悄地咀咒微呻！

※

※

※

該毀滅的豪華富兒們，

夜深了你們還在市面上。

結隊遊行，

你們知道不？整日勞苦不息，血汗淋漓的工人，
這陣是他們恢復疲勞的時分。

你們不休息，俾晝作夜，俾夜作晝，倒不要緊，
但是工人們呀！

白日無有晝寢；

也許晝寢了便不能生存。

天之驕子——豪華富兒們——
已將月落鷄鳴，

請回去擁抱你們滑膩溫馨的妻妾，

快度你們淫樂的人生；

讓工人們好同睡神親近，

——等待睡之神去慰安他們整日勞瘁的靈魂。——

一九三〇，夏末秋初寫于自井華美藥房樓上

前線的歌聲

劉棟文

○……○
……和愛團結……
○……○

其一

衆志成城兮師和則克；東矢不斷兮善羣不滅。
少長禮讓兮以友以敬；共信互信兮謹守信德。
互助互諒兮肝胆相照；同甘同苦兮利害不越。
愈團結兮則愈和愛；愈和愛兮乃愈團結。

其二

同舟共濟兮羣力羣策；通力合作兮盛德大業。
鐵騎軍興兮本斯精神；軍之模範兮準所典則。

北伐勝利兮推翻軍閥；日本義勇兮大勝俄國。
 本軍繼起兮精神一貫；成仁取義兮和愛團結。

○……………○
 ……向前奮鬥……
 ○……………○

其一

向前去，快快走！前面的敵人，就是那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我們唯一的目的，要殺盡敵人方能手！切勿畏尾，更勿畏首！不為威所迫，不為利所誘，正氣浩然如北斗！大吼一聲江河倒流山岳發抖。一鼓直搗黃龍城，大家痛飲成功酒，向前去，快快走！

其二

向前去，勿休歇！敵人的技倆，就是那侵略主義及其政策。我們奮鬥的工具，是整個的和愛團結，奮鬥到底，決不妥協，飢餐敵人肉，渴飲敵人血，健兒身手如

虎烈！大吼一聲雷震震怒風雲變色，一脚踏破他壁壘，再次掃除他巢穴。向前去，勿休歇！

其三

向前去，殺殺殺！敵人的走狗，便是那自私自利吃人的軍閥。我們是民衆的武力，那容他橫行在青天白日下！擒賊擒王，先除爪牙，銅鼓響咚咚，喇叭聲噠噠，紅旗飄映曙光斜。大吼一聲千軍并進萬馬齊發，決心滅此而朝食，殺得他落花流水自相踏。向前去，殺殺殺！

○……○
○…接近民衆…○

其一

弟兄們，快與民衆接近！民之與立貴信乎。民爲國之本，本固國安定。暴民之賊與者亡，仁義之師皆嚮應。弟兄們。快與民衆接近！

其二

弟兄們，快與民衆團結！軍民關係甚密切。民供軍給養，軍負保民責。軍民合伴同聲氣，何愁敵人不消滅。弟兄們，快與民衆團結！

其三

弟兄們，快與民衆聯歡！革命軍保自民衆。艱難互誠解，和究如用此。秋率無親務仁義，如強或弱旁觀！弟兄們，快則與民衆聯歡！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於錦城。

呈 獻 戰 士

C.S.T.O.

喂！

熱烈的戰士，

真愛的伴侶！看呀——

青草池邊的垂柳，

春天拘緣得懲的枝條；

隨風飄蕩，多麼宜人的美景！

然而——

深秋一至，剩得殘枯葉，

那就——太蕭條，淒涼了。

※

※

※

呀！

寶貴的戰士，

終身的伴侶！聽呀——

壁上的掛鐘……噹……噹地又響了，

牠是在鳴我們勝利嗎？

還是鳴我們不平嗎？

不——不！

牠是在鳴我們的「幸福」，隨垂柳而枯槁；

牠——的確是在鳴我們的「生命」，隨牠而逝去，

優美的戰士，

純潔的伴侶！

在這淒風苦雨的人間，

荆棘豺狼的大地上；

願我們永遠的同乘一理想之舟，

向着愛國目標前進！

鼓起我們的精神，

抵抗一切一切的國仇，

誠愛的戰士，

恒久的伴侶！

莫以為我們物質待遇不良而墮頹！

莫以為我們精神受創傷而懊喪

.....

須知「為國分憂」，「為黨效忠」

快！快！快！努力，

速！速！速！前進！

不要放鬆這寶貴的光陰喲！

再不要放鬆這寶貴的光陰喲！

一九三二，一，二六，於內江四旅部余孝純燈光下

「團結起來」吧

李光純

同胞們：

團結起來吧！

大地披上黑色濃厚的舞衣，

豺狼虎豹笑嘶嘶，

蒼穹疎數點無光殘星，

長蛇封豕喜盈盈，

親愛的同胞呵！

向何處去找尋燦爛明燈。

同胞們：

豺狼虎豹，

向我們施威！

長蛇封豕，

向我們痛侵！

純潔的同胞呵，

團結起來吧！

我們擺出「和愛團結」，

求自由！

求平等！

和牠作最後戰爭，

同胞們：

豺狼猛獸，

似掌着民權，似佔着武器，

任向我們意咆哮！

長蛇封豕，

似依恃張牙，似捧着舞爪，

向我們任意欺凌！

真摯的同胞們呵，

「團結起來」吧！

我們用萬根怒髮，

燒沸一滴心血，

向牠猛攻衝鋒！

以達我們最後的勝利。

同胞們：

團結起來吧！

這兒插着「革命青天白日的旗幟」，
這兒開放着自由之花，快樂之果。

快！快！快！

團結起來喇！

共在這「革命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歡呼！

同胞們：

團結起來喇！

這兒沒有「虎豹豺狼」咆哮，

這兒沒有「封豕長蛇」欺凌。

來！來！來！

團結起來喇！

共在「自由之花，快樂之果」，狂舞。

一九，三一，一，二四。內江四旅部

實現我們勝利的光榮

趙毅

——實現我們勝利的光榮——

號叫的狂風，啊你停一會兒吧！

奔騰的暴流啊，你靜一會兒吧！

讓我的愛人渡過那滾滾的大海。

她乘的是一葉扁舟，

飄泊在無垠的海裏，

碧浪翻天的當中，她孤獨的船隻時隱時現。

——凶狠的波濤快要把她淹沒了，

她清脆的哀鳴斷續，

殘酷的鯨魚快要將她吞食了；

號跳，呻吟，

微弱的呼聲，

絕望的祈禱；

靈魂嚇掉，

身兒傾倒，

我站在絕壁的崖頭，

目覩這痛心的慘劇，

精靈毀了，

心兒碎了，

怎能將她救獲！

特

特

特

號叫的狂風啊，你停一會兒吧！

奔騰的暴露啊，你靜一會兒吧！

讓我的愛人撲過滾滾的大海。

雖有慈愛的母親，

和睦的昆弟，

溫存的姊妹，

親切的朋友：

——她柔媚的紅顏如像帶露的春花；

她的眼兒如像靜盪的月光；

她的性情如像雨霽後的嬌陽；

她清柔的聲響應作喚醒人們底靈魂的歌唱；

她便是天子之嬌子；

人間的安琪；

是他這時是距家萬里，獨自飄浮！

你們這些興濤作颶的罔雨之羣啊！

怎麼在她之前逞那殘酷地伎倆，

將她惡弄！

※※

※※

※※

號叫的狂風啊，你停一會兒吧！

奔騰的暴流啊，你靜一會兒吧！

讓我的愛人渡過那滾滾的大海。

啊，你們怎麼全不念她哀哀的祈求，

還是狂暴頻增，

猖獗不息，

惡意，死神，

將赴上她纖柔之身，

我不能再忍了，

我的怒火熊熊的燃燦，

燃燒的烈焰炎炎，

焚毀一切未來的實現。

我誓死救她出險，

住她在天邊底極樂之園！

※

※

※

我雖是誓願無邊，

我雖是誓願無邊，

但我個人之力有限！

朋友，起來吧！

起來救護那可憐而可愛的姑娘，

別再設沉潛於藝術之宮，

陶醉於象牙之塔，

作那平凡的夢；

理想的生涯，

要同情於垂危的美麗之神——

要努力擁護這美麗之神，實現我們的出路，

她才是人間底快樂之神——播散自由之神，

我們共同來將她救出危營。

使我們勝利的光榮實現，

操場上的火盆

趙毅

呼呼的北風，
撲擊我嚴肅的面龐，
流蕩的冷氣，
搖曳我灰色的單衣。

冷呵！冷呵！
從槍桿冷到心尖。
操場充滿寒慄。

我希望一點溫暖，

燃着火盆顯與賽賽。

呵，這是從古未有的實現！

我的幻現眼前失散。

冷呵！冷呵！

從槍桿冷到心尖，

操場充滿着寒燄。

我只希望一點溫暖，

排長給我一個聲喊；

跑步要腳聲齊肅，

才幾十的分鐘時間，

我過身出了大汗。

冷寒抖擻，

一時驅到無邊，

這可當操場的火盆，

我願時常與他親善。

他不能僅能驅逐冷寒，

他還能使我身體強健，

我的身體強健，

沙場上追逐敵人無間。

沙場上追逐敵人無間，
可使帝國主義的胆寒，
以我的冷寒易他的膽寒，
全靠操場的火盆實現。

這火的燄炎。

可燒毀帝國主義的宮殿，
這火盆的發展，
可使三民主義的實現。

玫瑰花已開了

一

滿生荆棘的園中，

長着一株玫瑰，

牠受了園丁們的灌溉，培成，看護，

紅紅的花兒，

便也在這荆棘中開放了，

二

看啊，看啊！

你看他那美麗的花兒！

正在繁榮滋長，

希望着

希望着你們代他闢去荒蕪，
好供人們的鑑賞，

三

已開着的玫瑰花兒，
雖知他在荆棘中的特異，
但是；

但是他得了主人們的看法，
仍會永遠地開放而無危懼，

四

園丁們啊，
已開的花兒要我們灌溉，

地上的荆棘賴我們除元，
滿莫放棄我們主人翁的責任
使已開着的花兒凋殘！

奴隸們的祭歌

筠

巍峨的紫金山啊，
毒瓦斯的氣焰蒸騰，
震天的戰雲籠罩，
主啊，你安息了麼？
可憐的奴隸們啊，
在血泊中，向你深深禱告。

暴雨雨連天打來，
海底的波濤狂嘯，
黑暗的恐怖陰森，

魔鬼的鐵蹄奔踏，

主駒，你沉靜了麼？！

你是懷愉，是在悲悼？！

※

※

※

魔，披上由道，幕了面

假意兒向墓門的：

請走進憤自主我鬼

得使你們歡來能

我使你們的笑，

可他睜瘳幕面孔，

在主的面笑之下顯耀。

※

※

※

誠實的奴隸們喲，

受了他的欺騙，

自己走進墳墓裏去，

深深的懊悔不轉。

※※

※※

黃河岸上的戰士喲，

楊子江邊的健兒喲，

疆場上永不再見的朋友喲，

你們的頭顱，你們的熱血，

給魔鬼妝飾了美麗的宮殿。

※※

※※

※※

英勇的奴隸們喲，

準備着和他撕鬥，

魔鬼說：我拌着主的面目，

反抗我的，都是叛徒，

應該給我殺戮。

親愛的死者喇，

無名的英雄喇，

你們的寢床幽暗：

你們的長眠正酣，

血泊中的奴隸們喇，

還向着你們欣羨。

美麗的姑娘喲，

在狂風雨中哀號，

爲了愛人兒給魔鬼吃掉，

她們親切安慰的人兒沒了。

天真的孩子們喲，

號哭的聲音最高，

血風雨從巖邊打來，

黑暗中沒有照料。

魔鬼喲，雄雄的。

站在高山之頂，

向我們鞭笞不停，

把我們的血汗抽盡，

我們要想避逃，

但教我從何處隱遁！

我在哭嗎？

爲什麼這樣傷心！

我們的眼淚呀，把這

眼淚鬼酒向死者的精靈，

死者的精靈啣，

可給我們一些兒回應！

主啊，我要問你：

暴風雨幾時安靜，

漫天的陰靈幾時披分，

大地上幾時蘇甦，

那時，大千透遍光明，

魔鬼，從黑暗一齊消盡，

金甲的虫兒舞跳，

鮮艷的花兒歡笑，

鳥兒的歌聲幽揚，

萬物的光輝重耀。

親愛的主啊，

我們的血液奔騰，

我們的心兒狂跳。

主啊，給我們的勇氣吧，

給我們的力量吧，

我們要從新走上戰場，

把熱血向魔鬼撒了。

偉大的主啊，

給我們的光明吧，

給我們的道路吧，

黑暗中摸索的奴隸們啊，

正掙扎着，

向你深深祈禱！

集

卷

第

總理靈前

李玉仁

全國舉起了，革命的鋒煙，
總理，在天之靈能否安然！
南北，震動了戰爭的鼙鼓，
羣衆的眼淚，幾乎要哭乾！
黨，是總理給我們的遺產；
黨，是羣衆的熱血的結晶；
黨，是中國生命之所寄托；
黨，是革命勝利的保障品。
可是，遺產被人篡奪去了！
中國，陷於極度混亂裏了！

陰霾，掩蓋了中國之全景，

被壓迫羣衆，已哭不成聲。

難道，眼見着中國死亡嗎？

難道，眼見着吾黨崩潰嗎？

我們，是熱情的革命青年，

我們，是總理的忠實信徒。

總理說：「同志要繼續努力」。

「要有，不妥協的革命精神」。

我們，要繼續爲革命奮鬥，

我們，把反革命打死干淨。

總理，我們便這樣紀念你。

燈
蛾

銃夫

燈蛾呵！

爲什麼拚着你的生命，

去碰那無情火燈？

可憐呵！可憐你們的死屍，

堆滿了燈火的四圍。

※※

※※

※※

哦！我知道了！

莫不是你們都惡恨那——

『黑暗的世界』。

萬衆一心的，
齊向那光明道上行。

※※

※※

※※

你們的勇敢，

你們的大無男精神。

何等可欽！可欽！

可是呵！可是你却錯了道路，

竟作了無意識的犧牲。

※※

※※

※※

牠完全是一條假光明路，

絲毫不是得真，

你看呵！你睜開你的複眼看呵！

牠沒有一寸的圓徑，

縱然是真的光明世界也容不下千百個底你們。

光明的境界是，——

「無限寬廣，裏面透明。」

你看呵！你睜開你的複眼看呵，

牠不但沒有半寸的圓徑，

並且牠又是漆黑的心！

你們是赤的魔鬼，

你們是人類的叛徒！

你們爲創造光明嗎！

可是把手段誤用了！

這裏只有這一點光明，

你們反轉把他撲滅了！

光明要羣衆創造，

你們反把羣衆誘作無謂的犧牲！

燈蛾呵！不要撲向小小的燈火，

不要撲滅人們的光明！

乘黑暗裏創造罷，

明天一定有偉大的光明！

一九三〇，九，二六。寫於八團一營。

大地之再生

潘先之

再也沒有像這樣死氣沉沉，

黑暗圍得圍得黑白難分。

四處都寂寞都寂寞呀！

照不見一點一滴光明……

……

……

……

再也沒有像這樣死氣沉沉，

黑暗圍得殺得香臭不分。

四處都寂寞都寂寞呀！

聞不到一點一滴芳芬……

……

……

……

再也沒有像這樣死氣沉沉，

黑暗圍得圍得罩塞萬分。

四處都寂寞都寂寞呀！

聽不到一點一滴聲音。

大地啊！如死般睡去如死般睡去。

幾時得醒？幾時得醒？

蛆虫從你肉腫濫處爬出，可厭可厭萬分，

你還不醒！你還不醒！

大地啊！如死般睡去，如死般睡去，

幾時得醒？幾時得醒？

豺狼嗅着了你的腥氣，可怕可怕萬分。
你還不醒！你還不醒！

**

**

**

大地啊！如死般睡去，如死般睡去，
幾時得醒？幾時得醒？

雀鴉都歸林了，日暮，可怕可怕萬分。
你還不醒？你還不醒？

**

**

**

醒呀！血鐘響了血鐘響了，
時辰等我們一齊來到，
打破這桎梏的命運，
來，來，來，來，我們一齊做人一齊做人。

再也沒有壓迫，再也不要紛爭，
我們都拿出力來，都拿出力來，
前面獨立樹下，我們前進，我們前進！
把握着吼，一刻千金。

你看，着火了，着火了在左方的前村。
快吶喊呀，奏曲，奏曲，我們都是——
不要使敵人逃掉一個，快呀，
快呀，我們奏凱了，我們奏凱了，我們第一次得勝。

大地呵！你醒了，你醒了，

有精神，有精神，

蛆虫被你撒淨，

啊！再生！再生！再生！

大地啊！你醒了，你醒了，

有精神，有精神，

豺狼被你殺盡，

啊！再生！再生！再生！

大地啊，你醒了，你醒了，

有精神，有精神，

你終於接住了你預期的時辰，

啊！再生！再生！再生！

※※

※※

※※

往 事

一

綠波在小池中蕩漾，

青翠底荷葉矗立池塘，

微風吹過了柳梢

掩映着神女的容光。

去年此日，

是值得我回憶底時光，

桐葉兒雖是片片地彫謝，

木樨在空際噴出牠的幽香。

白 霞

彳亍在池旁小道，

心弦不住的振敲，

默想他臉上發出地微笑，
能使我破碎的心兒動搖

你不是普遍般底像貌，

好似披着一層奇異的古裝，

你是桃李般底麗質，

你的心腸竟自冷若冰霜

二

我要向你申訴傷心的已往，

我要向你申訴身世的淒涼，

我不是無病呻吟，

向着你故作悲傷。

我很想忘掉動懷的已往，

我不再沉溺於強烈的花香，

我要飛突似的向前，

尋求復旦的曙光。

別後我就墮入深海，

完全覓不着半點些微星光，

而今，又幻想到你的音容，

算是復活我的瓊漿。

我又想追求動懷的已往，

沉醉在甜密底夢鄉，

又恐怕不能突飛似的向前，

尋求復旦的曙光。

三

我明知我們不能相愛，

我倆間尚有一個命運底魔鬼，

想要攜手同行，

一定要根本摧毀。

你生的地方雖然荒僻，
賦性自會十分剛烈，
可愛又復可恨，
始終掩不着你的坦白。

* * *

* * *

* * *

我明知我們不能相愛，
中間還有個命運底魔鬼，
但怎能遏止我的情弦，
所以時常使我暗中追悔。

四

Hope 是人類的福音，
是懸在碧空的繁星。

Hope 是能够隕落的流星，
只有一條的光明。

Hope 是能够隕落的流星，
只有一條的光明，
徘徊於冷靜的街道，
竟使我憂心如焚。

大自然的一切風景，
寫出了許多苦悶幽情，
徘徊是弱者的表現，
努力奮鬥發揚個人的本能。

五

曾記一個雪後的時辰，
天空沒有一些兒浮雲，
我們同立在校門檐下，
相互間好似起了共鳴。

寒

寒

同立在校門的檐下，
彼此都默默地無言，
直聽到那樹上寒鴉高噪，
遠寺鐘聲送到我的面前，

六

從此我們不再相見，

中間無形隔了一座大山，
我這裡確是永遠底黑暗，
你那裏定是光明的白天，

我這裡確是永遠底黑暗，
你那裡定是光明的白天，
我踱着長夜漫漫底黑暗，
而今才得到你的信箋。

七

在那冷靜底路邊，
我又和你相見，
我們相視無言，

心情却瞬息不着的轉變。

* * *

* * *

* * *

命運注定了慘痛，

慘痛的原因是爲着相戀，

在那幽靜底路邊，

我却不願和你相見。

* * *

* * *

* * *

在那冷靜底路邊，

我又却和你相見，

雖然相視無言，

瞬息間萬種情懷都歷遍。

* * *

* * *

* * *

命運既注定到慘痛，
爲何又有了相互間羨艷的，
在那幽靜底路邊，
命運之神又使我們相見。

叢書

卷二

詩集

我既和你相見，
在那冷靜底路邊，
寥寥數語，
表示出心中苦緒萬千。

八

昨夜의 夢中，
彷彿和你握手同行，

醒來知道是個噩夢，
心上微微有些陰痛。

在昨夜의 夢中，
我正和你握手同行，
我不斷地贊美歌頌，
歌頌這大公無私的蒼穹。

九

我們如果可能，
同居於無人跡的境地，
願永久相倚相傍，
渡過這朝夕。

我們如果可能，

同居於海洋中的荒島，

並肩立在水涯，

欣賞那海波的浮沉。

我們如果可能，

同居於幽邃底谷中，

曲膝漫談今古事，

不管他花謝花紅。

我們如果可能，

我們灑跡於萬惡人羣之中，
不管他一切是非，
與草木鹿豕相終。

十

理想終難成爲事實，
歡樂只是隕落的流星，
希望亦是閃爍的孤燈，
恐怕僅有短時底光明。

過去的辰光，
是值得幾番的愉快，
當着水波在池中蕩漾，

他青翠矗立在池塘。

※

※

※

今年的今日，

却不是舊時的風光，

秋風不住的瀟瀟，

鐵馬聲音使人斷腸。

※

※

※

如果我們認為都失望；

一切的一切都是悵惘，

不能突飛猛進地追求，

那才是失掉最後底希望。

猛 憶 起

維 烈

猛憶起去歲今朝，

桂湖池邊我獨自遊遨，

朵朵幽靜的蓮花，

似凄然地向我微笑；

月光掩映着水光，

寂聊的我與瘦影兒相弔；

一陣陣的簫聲，蛙聲，

是多麼令人悲感的音調；

一切一切，都恍惚是昨朝！

那時的情懷——

不曾預想我今年能再到，

只夢着——

從征客里，獨葬荒郊！

誰知今朝呵，今朝！

我還在九里三分中奔跑！

未來的明朝呵，明朝！

.....

聽何處催人起舞的鷄聲叫！？

行軍道上

銳夫

曉霧茫茫，映成了昏黯的宇宙，

微風習習，拂着我衣，

呵！行軍道上，

只這麼行聲踏踏，鈴嚮釘鐺。

塵沙飛揚，滿了經過途徑，

炎熱的日光，直射在頭上。

呵！行軍道上，

只這麼行聲踏踏，鈴嚮釘鐺，

農夫們停着了忙碌的耕耘，

耷着頭兒觀望。

他們快步的歌兒呵！依舊唱個不停，

把社會給與他們的痛苦，悲哀都消失盡了。

婦女們倚着了陰翳的門牆，

翹着頭觀望。

她們心中好似縈想着呀：

親愛的革命軍，你是我們的唯一救星，

徘徊的一輪斜陽，近面的照着，

漆黑的層層西山，高聳在面前。

呵！同志們，和愛，團結，剷除這黑暗的障礙，
呵！同志們，向前，奮鬥，向着這黑暗的障礙衝鋒，

一九三一，六，二一，稿於八團一營

五月裡底榴火

魯頓

五月裏底榴火喇！

我愛你的鮮艷，

把我的青春留住了。

我愛你的色艷！

給我生命的泉源，

點綴了廣漠的自然。

鮮紅的花朵，

鼓舞了人們的心情，

未成熟的綠色澀果，
象徵了人們的辛勤。

全世界的弱小民族！

要收穫先要辛勤，

要成功先要犧牲，

暴風雨就是我們的敵人。

消滅了我們的血與肉！

摧殘了的我們的筋與骨！

前途雖有艱難，

只有向前，決不退縮。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我你要讓這種火的光芒，

照澈大自然的昏黑，

五月裏底的樞火駒！

要照澈大自然的昏黑。

寫於五卅紀念日

春 天

魯
頓

春在何處？

春在人間，

在少婦的樓頭：

在蕩子的黃昏，

在少女的裙邊，

在老人的杖頭。

青青底郊原，

便是春神放歌的地點，

淡淡底遠山，

便是春神高臥的茵毯，
濃陰下，淺草邊，
春光柔媚人意懶。

一九三一年，清明前。

環 境

惡劣的環境喲！

轉移了我銳強地個性，

沉淪了我快樂地人生；

唉！我生存的途中呀，

何時可望光明？

失掉了我的理智，

消滅了我奮勇的靈魂；

征服了我命運之神。

鄧庶明

時代是這樣猛進，

社會却又冷酷無情；

我不能作無抵抗的托爾斯太，

爲她們盡性的蹂躪！

固守我堅強地堡壘，

要與摧殘我地惡魔，作最後的鬥爭。

牠們已揭開了面幕，

嗚啞！都是面惡獍狴；

牠們是烏托邦的虛僞者，

也祇好忍耐而咽聲，

啊！惡劣地環境啞！

都是牠們的造成。

※

※

※

我要恢復原有的英俊，
揮動長槍，刺破胸襟；
將殘害人們地魔兒，
殫除罄盡；
突破大地的寂靜，
改造環境；
點着光明之火，
照澈這快樂地人生。

一九三一年，四，十七日。

於北門文廟十四混成旅部。

B 島的回憶

曼斐之父

殷紅的夕陽漸漸沉沒於西方海中，

海水正在晚風的懷抱裏蕩漾，

遠遠的孤帆在黯淡中漸漸消逝了，

只有這澎湃的潮聲，

激蕩我孤另的心弦，

這是我流浪史中的微波，

這便是我新生命的源泉！

很多活潑的同伴們，

高唱着革命之歌，

表示着熱血的沸騰，

但不久呀，一座光輝燦爛的P島，

一切皆消逝而無存。

接着便是T軍的圍攻，

E軍的佔領，

各派的同伴們早已變成了吃人的蛇虺，

我始終不敢和他們接近，

否則呀，早已變成了魔鬼。

只有兩位韓國同伴

他們那活潑而天真的神情

永遠在我的想像裏，

他們都是純潔而坦率的青年，

他們都是鸚鵡綠江邊的玫瑰天使，

他們常唱着那悲壯的眷戀祖國之歌，

他們亦常和我臥在草坪上唱着：

「願將我們鮮紅的血液，

迸發成自由之花，

開遍中華！」

※

※

※

當時自命是活潑而英勇的少年，

而今啊，為何這般頹喪？

這些都好像是昨日的歷程？

為什麼已成了東流的逝浪？

只深深地在腦子裏留下這遽烈的創痕，
啊，永恆的印象！

一九三〇年的除夕

我 曾 想

前 名

我曾想站在喜馬拉耶山的山顛

高喊着世界革命！

也曾想站在太平洋的岸邊，

將這冷酷的海水吞淨，

那時呀，我有熱血的奔騰，

鐵一般的個性。

●

●

●

我曾想漫遊於貝加爾的湖邊，

也曾想欣賞華盛頓的莊嚴，

更想從埃及的金字塔上，

暴露這黃金的面顏。

我曾想學佐治這偉大的英雄，

也曾崇拜拜倫雪萊兩偉大詩人，

只有他的行動才是人們真正的徑途，

只有他們的作品才是人類中的至聖至神，

我也曾被人加上羅曼諦克的王冠，

也曾被人加上頹廢詩人（？）的徽號，

但是呀，我實在難得他們計較！

我也曾想去作一個小偷，

也許很痛快的去當土匪，

我也曾想跪在上帝面前作最後的懺悔，
眼前啊，灰色的人生，幻滅的真美！

我也曾想造個比地球大的炸彈，

毀滅這整個的宇宙，

因為這矛盾的人生值不得引個諷笑，

至於一切的神秘呀，更值不得我們詛咒！

我曾想闖進那象牙之宮，

去接受藝術的洗禮。

也曾想天使般的愛人，

永遠陶醉在伊的懷抱裏。

這是現代青年普遍的病徵，

豈獨我一人患有的歇斯特里？

一九三一，二，一九日於李園

瓶造之歌

梁杏村

狂風暴雨在屋外吼着，
整個的世界要消逝了。
陰雲寒霧在夜裏動着，
龐大的宇宙要沉滅了。

掙扎，掙扎，掙扎呵！
用盡死力去抗拒一切；
攻破一切的一切虛偽，
踏穿一切的一切障礙。

聽，不停不滯的晚鐘，
砥礪，砥礪，的喊着。
迷離貪眠的夢中人呵，
起來，起來前進了吧！

* * *

* * *

玉液金波是催眠之汁，
瓊樓玉宇是落人之坑。
有血性的革命青年呵，
拒絕這些羅人的陷阱！

* * *

* * *

體念着我們的孫總理，
我們更當繼他的遺志，

他是中華弱小的救星，
我們當做一個扶弱者。

聽，無哀無告的人們，
唔呀，唔呀，的嘆着。
因循猶豫的屋裡人啊！
出來，出來努力去吧，

雁 江 濱

子 慎

江心不時掀起了銀鑲的碎波，
數抹斜陽染上了老叟的漁簑，
幽靜的碧空點綴着三兩歸鴉，
孤另另的我高唱着日暮之歌。

景

景

婷婷的月兒正徘徊於碧空，
縷縷幽光織上了我的征衣，
舟子已熟睡，萬籟已沉靜，
惟有星星的漁火隱顯灘頭，

一九三二，七，三，寫於資陽九皇宮。

暴 風 雨

王祖梁

片片底黑雲在空中不停的奔馳，

茫茫底白霧橫樹梢不息的并驅，

陣陣底巨聲震入耳鼓，

閃閃底皓光映上眼簾，

呵——

風，何其暴！

雨，何其驟！

殘酷而忍心的暴風驟雨呵，

任你們的率性狂吹亂打，

致使那——

嬌嫩而肥大的綠葉梧桐搖曳不定；

憔悴而消瘦的枯枝交橫遍地；

小鳥兒鳴得琴聲似的悲啼悲啼。

呵——

紅艷艷地鮮花紛紛漫飛，

碧綠綠地嫩葉片片亂舞，

好像似流離失所，

好像似子散妻分，

好像似父母兄弟不相見。

鮮花，

嫩葉，

小鳥，

枯枝，

我想它們不過是個弱者，

呵，一定是個毫無抵抗的弱者吧；

不然，它們決不會——

流離失所，

子散妻分，父母兄弟不相見。

朋友，請予不信的朋友聽！

你們看——

那亭亭有勁的老幹，

那再再有力的壯枝，

它們爲甚麼運動也不動呢？

啊，須臾間，剎那間，

雲消霧散；

如火似般的紅球珊步臨空，

突然的暴風驟雨呀！

而今又安在呢？

一九三一，七上旬於暴風驟雨時。

記 夢

圓 潔

別來消息杳如鴻，

兩地裏相思，

誰輕誰重？

是這般清夜淒涼，

竟感離魂入夢。

滿罩着愁容，

爲什麼晶瑩的眼淚；

在明眸中怱動。

把我欲訴的滿腹離情，

也咽下喉去，吞到心中。

您晶瑩的淚珠，
雨一樣的傾流，

我的心弦阿！

已破碎在你的淚底網中。

您說：「隻影！我愛你決不負你

雖有我極勢利的父母不容，

我們應勇敢的向這醜惡的人寰衝碰」。

您忽撲在我顫動的懷內，

熱淚潤透了我的前胸，

剎那間，

默默的心中幽緒。

倏然霹靂一聲，

我們似陷在無底的深淵，

深淵下如有萬傾波濤在洶湧，

慘綠色的燈光，

如怨如訴的鳴蟲，

啊！只是一夢，只是一夢！

圓潔於榮縣

回
憶魯
頓

獨立着龍山之巔，
遠望那蒼茫的海水。

海風上下翻騰，

海水左右飛舞。

※

※

※

你煙波浩淼的汪洋喲！
你茫無涯涘的海岸喲！

靜靜些，

讓我枕着你的枕兒長眠一會。

※

※

※

月色銜着曉山，
襯着葱籠的春樹，
一陣陣白沫飄來，
箛鼓聲聲在響。

漁火幽幽起伏，
照見遊人心事，
去國懷鄉之情，
無端又兜上心來。

是一個清秋的傍晚，
他與我共駕一隻扁舟。

我們搖到波心，

他却嚶嚶廢泣。

※※

※※

屢你就是活命的聖糧，
我沒了你怎能過活。

如今玩味起來，

此話竟成讖語，

這讖語我永遠也不能忘却。

※※

※※

我癡立惆悵一會，

月兒漸次隱沒，

遠遠地一羣流螢，

依然在林間躑躅。

一九三二，五，二三，於燈火迷離之夜

風 雨 之 夕

文 韜

雨打着我的心扉，
使我流浪的心沸騰起來，
我願拖出薄弱的心兒，
戰勝一切的權能；

風呵！你莫要呼呼的吹着助我的淒悲，
雨啊！你莫滴滴着引起我再度的流涕！
讓我旅行這崎嶇，
荒野崎嶇的客路一千程，

* * *

* * *

* * *

雨依舊打着我的心扉，

我要完成我的使命，

不使更加一重創痕，

像一隻猛虎，永不灰頹。

啊！心扉！不住的顫動，

你要勇往的狂奔，

勇氣要有劍鋒似的鋒芒，

勇氣，熱血，造成自由。

啊！心扉，不住的顫動，

鼓動突飛的勇氣，

打開囚籠底夔門，
不受惡勢力的支配。

武略於錦江戎次中

哀 泣

川康邊防軍一師步一旅
五十三團二營五連兵士鄧達夫

哀我神州，

泣我江河，

前望看——遍地的豹虎，

回首顧——漫天的鬼魔。

唉——

可恨的我的心呵！

祇是燃燒；

燒得我如入了萬丈深的火壕！

我恨不能踏上那高入雲霄的崑崙山巔，

如霹靂般的狂叫；

東望我被壓迫高麗的同胞，

南望我受欺凌印度的羣衆，

啊喲，

亡國之慘喇！

我們要努力去次第收還。

縱然外人的砲彈如暴雨，

縱然外人據着堅固的營壕，

縱然我們的熱血染遍大地，

縱然我們的頭顱堆成山頂，

我們縱要誓不迴避。

我們雖死一個後面還有一百個的添增，

要這樣才能消滅我滿腹的勇氣

相信這樣的死，
或可勝於生時值得些。

.....

傷心呵！

傷心我國中.....

烽烟頻頻，內室操戈，

我只傷我能力的微弱；

我以曾幾次怒吼，

我以曾幾次心痛，

到而今我的心臟是密密地佈滿了傷處，

可憐小民的家財生命因之傳送。

我幾年來：

東西漂泊，
南北奔走，
我國雖大；

總兒沒有相當的地方穩固勾留。

而今呀！

我才得走了革命之路；

認確了我軍的「和愛」奮鬥「和愛」二字，
激動了我的精神欽擁！

「奮鬥」二字

使我忘却了我有生命和頭顱！

我要發盡我的餘威——在此其中；

打倒帝國主義收回我們的土地！

剷除蓋那軍閥，政客，

土，劣，貪，污，肅清我們國內的地土！

不然呢？

我國的山河將必因此葬送。

.....

我還恨啊！

我還恨他媽的什麼「赤匪」「紅軍」……「全是一些誘人的迷陣，

那知有甚麼人道公理！

我希望呀！

希望我陷入的男朋女友；

快些兒掉首回顧！

回顧我們滿目荒涼的中國！

親愛的家園，如黛的青山，幽雅的松竹，

現刻都齊齊在轉變面容！

聽聽——；

長江怒號的波濤，

高山狂呼的哀叫，

看看——；

宇宙之曙光在相招，

無力的人兒在等待，

回顧吧！

回顧吧！

宇宙之曙光在相招！

無力的人兒在等待。

.....
哀我神洲，

泣我江河，

前望看——遍地的豹虎。

回首顧——滿天的鬼魔。

唉——

可恨的我的心呵！

祇是燃燒；

燒得我如入了萬丈深的火壕！

我恨不能踏上那高入雲霄的崑崙山巔，

如霹靂般的狂叫；

狂賊我中華民族的健兒呀！勇士呀！殺……殺……殺……

殺入外人的營巢，
收回我們應有的一切。

一九三一，八，於邛州關帝廟

夜 雨

胡人壽

困人天氣的夜晚，
萬籟寂寂的時間，
正沉酣朦朧底弛然長臥的我，
猛然由睡鄉裏輾轉而還！
那窗外淅淅瀝瀝的音響，
無情底不絕送到耳邊，
好似那喚醒迷夢，
苦口相勸的纏綿，
又似那黑暗途中，
尋求光明的呼喊，

哭泣的淚漣，……

呵！夜雨。

你不要擾我底安眠，

黎明我要工作，

負有責任在肩膀，

前途的障礙。

已似蔓草的樣兒一般，

我要斬除荆棘，

度過一切的艱難，……

希望你鑒諒我能，

不要久相週旋，

先生

人
似

一九三二，六，二三，於雙江軍次

五
五

互 助 叢 書

第 七 冊

文 藝 之 一

國 民 革 命 軍 第 二 十 四 軍

學 友 互 助 總 社 出 版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年 十 月 初 版

◀ 定 價 大 洋 貳 角 正 ▶

Published by the Head Office of the
Alumni Mutual-assisting Association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Twenty-Fourth Army.

1931 Oct. First Edition

MUTUAL-ASSISTING SERIES.

The Short Stories & Poems

Part I.

Seventh Volume

成 都 三 橋 南 街 日 新 印 刷 工 業 社 代 印